論　著

傳生紙上亦生天：才媛葛秀英（1773-1791）作品集的生成、傳播與閱讀 *

林　小　涵 **

* 本文初稿與修訂稿分別於 2023 年「生命的印記——文學家與他們的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及「逸興論學：文哲所青年學者論壇」上宣讀，感謝評論人的建議。審查期間又蒙匿名審查人與主編細心審閱，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在此謹申謝忱。此外，筆者曾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podcast「人文來風」中，由「書籍生命史」視角講述葛秀英及其遺作編刊的故事，節目網址：https://is.gd/wKoBJE。

收稿日期：2024 年 8 月 14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5 年 9 月 1 日。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學者、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　　要

葛秀英（1773-1791），16 歲嫁與梁溪諸生秦鍪為妾，於三年後因產病卒。秦鍪為了紀念亡妾和經營自身文學聲譽，至少二度重刊葛氏遺集《澹香樓辭鈔》，並以此公開徵求哀辭。此文藝悼念活動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嘉慶三年（1798）間展開，歷時至少 6 年、獲得 64 位文士／閨彥響應，其中 60 人手稿被裝裱為《澹香小景（影）》。

本文考察《小影》、《辭鈔》副文本的異同，推進學界對女性文學作品如何／為何出版的認知，並藉由分析葛氏的文學形象，探討背後隱現的性別權力議題。《小影》所錄女性哀辭，透露當時女性讀者意識及跨越身分、階級的女性情誼（female friendship）。

《辭鈔》體現了葛氏的文藝婚姻生活、交遊樣態和生命故事，閱讀《辭鈔》將有助於認識清代中期女性創作體裁與情境。此外，《辭鈔》的刊行也提升了葛氏文學的能見度，直到民國二十五年（1936）《民國日報（湖南版）》仍能讀到她的詞作。哀辭作者、評選者不約而同地聚焦葛氏的謫仙傳說，反映仙女崇拜觀念對才女文化的助力以及清中葉世界觀的轉變。

關鍵詞：葛秀英、才女文化、出版文化、乾嘉變革、謫仙

前言

葛秀英（1773-1791），字玉貞，江蘇句容人。葛氏一家隨父於吳門經商，父喪後家道中落，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嫁秦鍪（生卒年不詳）爲妾，[1] 未滿三年因產病卒，時年 19。[2] 秦鍪在新婚時，爲葛氏編刊詩集一卷；在其亡逝翌年（乾隆五十七年，1792）增補後，與她的詞作合刊爲《澹香樓辭鈔》（簡稱：《辭鈔》），再以此向所屬文人圈廣徵哀辭。其後，秦鍪將所作的傳、徵啓併同邀得的 62 篇手稿與葛氏遺影裝裱成冊，題爲《澹香小景（影）》（簡稱：《小影》）。[3]

在這位才媛短暫的一生中，留下共 95 題詩詞。《辭鈔》自刊行後，至民國二十五年（1936）的《民國日報（湖南版）》

1 秦鍪，梁溪（江蘇無錫）人，諸生，生活於清乾隆、嘉慶時期。父秦璽，號省堂，遊於江浙大吏幕，著有《篋中遺草》。秦璽〈示兒鍪鑒〉云：「我昔聞庭訓，涉世毋矜才。但令抱真悃，金石為之開。依人數十年，所歷無疑猜。晚事賢大夫，感深奇江蘇中丞與雷湖州郡伯。頹齡鮮報稱，情竭爭涓埃。汝曹各努力，行矣休徘徊。」見〔清〕顧光旭輯，《梁溪詩鈔》，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乾隆六十年（1795）刊本，卷 45，頁 39a-39b。

2 〔清〕秦鍪，〈傳〉，〔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肖亞男主編，《清代閨秀集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影印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新草堂刻本），冊 22，頁 224。

3 本文的撰寫受惠於數位典藏資源，筆者得以獲睹珍罕的稿本並進行細部的對讀。本文所用 3 種主要文本分別出自：加拿大 McGill University 建置的 The Online Digital Archive of Ming-Qing Women's Writings（明清婦女著作數字檔案與數據庫計劃）、中國國家圖書館建置的「中華古籍資源庫」、美國俄亥俄州 Oberlin College 所屬 Allen Memorial Art Museum 開放資料庫。在追索葛秀英作品歷時、跨媒體傳播時，則借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德國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建置的 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 開放資料庫，特此致謝。

仍可讀到她的傳記與作品。她的詩詞在約 150 年間，於 8 種選集、3 種詩話、2 種雜誌、2 份報刊中流傳不輟。藉由對葛秀英創作內容、作品集的編輯與流傳的個案研究，有助於推展清代才女文化研究中女性作者的形象、創作的性別主體、日常生活樣態及文學經典觀議題的討論。

《辭鈔》是秦鐅追憶亡妾的「紀念作品集」，[4] 也是他公開爲葛氏徵集哀辭的重要憑藉。《辭鈔》最受矚目處，是書前有葛秀英執筆獨立的肖像，和像贊、序、傳、跋、徵啓等副文本（paratext）並列，[5] 共同建構薄命才妾的作者形象。

---

4 此前，著名的例子是晚明葉紹袁為傷悼妻女，編刊她們的遺稿，又加上自己的悼亡、家族相關閨媛作品合刊為《午夢堂集》，詳李栩鈺，《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97）。才女紀念作品集的命名常加入「遺」字，如：遺稿、遺草、遺詩、遺文、遺集，是生者緬懷逝者的慰藉，也有表彰逝者才學、提升家族聲譽、樹立女性典範等目的。葛氏之後，較特殊的例子是晚清女校長劉韻芳（1897-1920），她與丈夫郭沈毅（1896-1926）共同創辦江西德安女子國民學校，郭氏在妻子去世後二度編刊其《噫餘室詩鈔》，並廣贈各級學校。此外，也有男性文人以「憶語體」追憶亡妻／妾，如：冒襄（1611-1693）《影梅庵憶語》、沈復（1763？-？）《浮生六記》、陳裴之（1794-1826）《香畹樓憶語》、蔣坦（1824-1861）《秋燈瑣憶》、余其鏘（號十眉，1880？-1915？）《寄心瑣語》。上列五部書，經點校收入涂元濟注釋，《閨中憶語五種》（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大木康稱《影梅庵憶語》為「回憶文學的傑作」，並討論其內容結構、流通及讀者反應，詳大木康著，《冒襄與《影梅庵憶語》》（臺北：里仁書局，2013），頁 167-301。李惠儀（Li Wai-yee）認為男性文人對亡侶回憶的選擇、編織，建構出某種「文學化的女性空間」（aestheticized feminine space）時，往往也反映自身生命歷程、家國之感或性道德觀，詳 Li Wai-yee, "Romantic Recollections of Women as Sources of Women's History," in Clara Wing-Chung Ho, ed., *Overt and Covert Treasure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Women's Histo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37-367.

5 熱奈特（Gérard Genette）〈隱迹稿本〉云：「副文本如標題、副標題、

集結於《小影》中的哀辭，主要憑藉秦鏊編刊的《辭鈔》、遺像創作，歌誦重點卻出乎前者意料，側重對葛氏的謫仙想像，後來還成爲閱讀、評論她詩詞的重要視角。緣此，副文本成爲筆者討論《辭鈔》成書與傳播、閱讀議題的重要觀察點。

近 30 年來，出版文化（publishing culture）研究關注副文本的議題，這些文本提供了女性歷史、文學研究者跨領域的視野。高彥頤（Dorothy Ko）《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是此類研究的早期代表作，她由此分析晚明以降女性的教育、閱讀與創作交流、生活實踐等論題。高氏書中討論晚明清初才女結社現象時，注意到她們除了互贈詩文，也相互寫作序、評，以建構女性文學譜系、增加彼此的文學

互聯型標題；前言、跋、告讀者、前邊的話等；插圖；請予刊登類插頁、磁帶、護封以及其他許多附屬標誌，包括作者親筆留下的還是他人留下的標誌，它們為文本提供了一種（變化的）氛圍，有時甚至提供了一種官方或半官方的評論。」熱奈特著，史忠義譯，《熱奈特論文集》（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頁 71。除了「副文本」，「paratext」還被譯為「類文本」、「超附文本」。前者用以突顯：「讀者閱讀一本書時，從各種前置性的序文瀏覽到正文的過程，……前置性的序文雖然並非正文本身的一部分，但經由書籍印刷設計的方式，卻能影響讀者對正文文本意義的解讀」；後者則強調：「取其超越但也是附屬之意，……『超附文本』的作用不僅有『副』或者『輔助』的作用，而且可以具有主宰與引導讀者解讀的功能」。詳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後記：《書籍的秩序》再思考〉，收入謝柏暉譯注，秦曼儀審訂，《書籍的秩序：歐洲的讀者、作者與圖書館（14-18 世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 113；周啟榮（Kai-wing Chow）著，張志強等譯，夏維中等校，《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 世紀》（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頁 xii-xiii。本文使用〈隱迹稿本〉中的譯文「副文本」，以明其出處。

聲譽。[6] 到了葛秀英生活的乾隆時期，在男性文宗的號召下，出現隨園女弟子、碧城仙館女弟子等成員眾多、令人矚目的才女社群，其形式、規模皆不同於以往。雖然葛氏並未參與其中，但爲她作哀辭的才女中，共有 4 人是上述群體的成員。此線索指向新的問題：在新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女性作者還有哪些建立自身文學譜系的方法？還有什麼獲取文藝聲名的途徑？

魏愛蓮（Ellen Widmer）也以出版文化爲切入點，討論明清時期女性作者／讀者與出版媒體、傳播方式間的互動。其中〈《紅樓夢》和《鏡花緣》的女性讀者〉、〈《紅樓夢》續書的女性讀者〉著眼女性讀者爲這 3 部書寫下的序言、評論、題詞，以此探討清代中期女性的讀者意識及讀者對作品可能的形塑力。[7] 此外，魏氏舉「女性爲女性詩集所做的序文」所見的作者傳記，說明才女如何跨足傳統被視爲男性領域的傳記寫作。[8]

---

6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34-236. 中譯本：高彥頤著，周睿、陳昉昊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 247-248。

7 Ellen Widmer, "Honglou meng ying and Three "Women's Novels" of Late Qing"，收入羅久蓉、呂妙芬主編，《無聲之聲：近代中國婦女與文化（1600-1950）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301-326；Ellen Widmer, "Honglou meng Sequels and Their Female Read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Martin W. Huang, ed., *Snakes' Legs: Sequels, Continuations, Rewritings, and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p. 116-142。兩篇文章改寫收入魏愛蓮著，馬勤勤譯，《美人與書：19 世紀中國的女性與小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33-62、198-231。

8 Ellen Widmer, "Women as Biographers in Mid-Qing Jiangnan," in Judge and Hu, ed., *Beyond Exemplar Tales: Women's Biography in Chinese*

方秀潔（Grace Fong）研究明、清女作家時，同樣關注女性別集的副文本。她指出才妾沈彩（1752-？）以手書上版方式刊印著作《春雨樓集》，並在書中數次留下繕寫書稿的時間、情境等信息，是作者自我創作的方式之一。[9] 較之前者，《辭鈔》在葛氏逝世後經秦鐅增補、編刊，她的自我言說主要見於正文的詩詞中。加上《辭鈔》書前葛氏的肖像版畫構圖具「展示」意味，且與當時通俗讀物的女主角插圖形似，提供與前述案例迴異的反思空間：男性編選、刊行才女作品，建構女性作者形象等推獎、認同之舉，在促進清代才女文化發展的同時，是否也將自身的「才女想像」加諸其上？甚至在集體無意識中，將其「物化」？

基於上述問題，本文將進一步探究《小影》、《辭鈔》中的副文本與正文。《小影》收錄了文士／閨彥等人閱讀葛

History (Berkeley, California: Global, Area, and International Archiv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246-261, 339-342. 「女性為女性詩集所做的序文」是文章第一段標題，中文譯文見：曼素恩（Susan Mann）等著，游鑑明、胡纓（Hu Ying）、季家珍（Joan Judge）主編，《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臺北：五南圖書，2011），頁 343-364；魏愛蓮著，趙穎之譯，《晚明以降才女的書寫、閱讀與旅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頁 111-128。

9 Grace Fong, *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p. 73-75. 中譯本：方秀潔著，周睿、陳昉昊譯，《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份、能動主體和文學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頁 91-92。方氏也比對陳蘊蓮（1799-1869）咸豐元年（1851）四卷本、咸豐十年（1860）五卷本《信芳閣詩草》，辨別出兩個版本對夫妻婚姻生活敘述的矛盾、斷裂，談當時女性如何表達自己幽微的心聲。詳方秀潔，〈副／文本與清代女性別集中之生活史建構〉，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明清文學研究新動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 年 12 月 9 日，頁 18。

氏《辭鈔》後爲其歌詠的哀辭，書中出現雜集葛氏舊句而成的「集句」詩，也有針對她的生平傳記特殊處而發的歌詠，其中「謫仙」獲得多數兩性讀者關注。筆者希望透過上述哀辭，呈現清中葉的女性讀者意識，並和同時期男性文人的閱讀反應進行比對，分析其中細微的性別差異。再者，《辭鈔》重刊後，正文、副文本有多處不同，其中秦鑿對徵啓的修改最多，筆者將對讀新、舊版本的徵啓，推敲編者對前揭哀辭的讀後感及其影響。

文章的第一部分將分析《小影》哀辭作者們的落款時間、文藝互動樣態，描繪對葛氏的文學紀念活動概況；比對《小影》和《辭鈔》副文本的異同，考察秦鑿如何藉編刊《辭鈔》，一方面保存自己與葛氏的回憶，另一方面對她文學形象的塑造又反映出怎麼樣的性別意識？

第二部分從葛氏致丈夫的集句詞展開，漸次深入夫婦間的文藝伴侶生活與隨著他們人際網絡開展的文學互動。藉由對葛氏的個案分析，展現清代中期女性作者創作質與量提升的動因，並爲長期受到精英文學史忽略、身分邊緣的作者道出他們的文學生命故事。

第三部分關注葛氏作品的流傳及其於傳播過程中被如何改動、評介，同時形塑其「謫仙」的文學形象。再聚焦《小影》中將葛氏歌詠爲謫仙的哀辭，思考他們仙女崇拜觀念背後的文學／文化傳統、世界觀的轉變問題，並區分閱讀材料（遺作／遺像）的差異如何影響哀辭作者的創作取徑。最後，分析此類哀辭的性別差異，探究「創作」對才女的深層意義。

本文的文章結構爲：先觀察《辭鈔》和《小影》的文本

生成（genetic criticism），再分析《辭鈔》反映葛氏的創作、生活形態，最後討論兩書如何被閱讀，藉此訴說葛氏的生命故事，也以此對舉編者／作者／讀者不同視域，突顯其中男／女性別視角的細微差異及當時男性對「話語權」的掌握。

一、續檢香篋遺詩：《辭鈔》與《小影》的文本生成

秦鑿所屬的無錫秦氏家族奉秦觀（1049-1100）爲祖、文風鼎盛，明代秦金（1467-1544）營構寄暢園，獲宗人、文士題詠不絕，是宗族自豪的文化資產。[10] 入清後，秦彬（1797-1833）於道光十一年（1831）初成《錫山秦氏詩鈔》，七年後由族人秦緗業（1813-1883）與秦煥（1813-1892）編校付梓。[11] 錫山秦氏有長遠、深厚的文化底蘊，益於葛氏婚後持續發展其創作才華，也是促使秦鑿編刊愛妾詩詞、爲她舉行文藝悼念活動的動因。

10　秦志豪主編，《錫山秦氏寄暢園文獻資料長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11　〔清〕秦彬輯，《錫山秦氏詩鈔》，天津圖書館藏光緒十六年（1890）修補重刻本，冊 1，凡例，頁 10b。民國十九年（1930），秦煥孫子秦毓鈞編選《錫山秦氏文鈔》時，首度將女眷作品納入摘選範圍，〈例言〉云：「詩餘、閨吟則以補復初先生之所未及，備風雅之全，而揚蘋藻之芬」、「文章作手，不分男女。然選詩家恒及閨秀，而文概從略。……是編文以人存，無間閨媛，用昭民國同文之然，而立吾宗陰教之程」。〔清〕秦毓鈞輯，《錫山秦氏文鈔》，卷 12，收入《清代家集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影印民國十九年（1930）詠烈堂鉛印十二卷本），冊 54，頁 26、27-28。

新婚之初，秦鑾已爲葛秀英編刊《澹香樓詩》1 卷；[12] 在她亡逝後（乾隆五十七年，1792）增補成《澹香樓詩草》2 卷、《澹香樓詞草》1 卷，合刊爲《辭鈔》。下文據中國國家圖書館（代稱：甲本）[13] 、天津圖書館（代稱：乙本）藏《辭鈔》展開討論。[14] 《辭鈔》刊行時已有圈點，[15] 前者另有嘉慶十年（1805）吳門讀者顧宗山（生卒年不詳）的題贊與零星批點，兩種本子的正、副文本共有三處不同（詳後），可見秦鑾持續爲葛氏修訂遺著的用心。在《辭鈔》刊行的同年，秦鑾撰寫〈徵詩啓〉（簡稱：〈徵啓〉）、〈傳〉，還聘請畫師闕嵐（1758-1844）爲葛氏繪製遺影、作贊語，以此併遺稿向所屬文人圈廣徵哀辭。秦鑾發起的哀悼活動大獲響應，至少徵得 64 位文士／閨彥（才女共計 11 人）題詠，其中 60 人的哀辭與秦鑾手稿、闕嵐原圖一起裝裱爲《小影》（附表 1）。[16]

---

12 《辭鈔》保留吳純、朱鑑替一卷本《澹香樓詩》所作序言，前者標明落款時間為「乾隆己酉（五十四年、1789）」，《辭鈔》尤維熊新作的〈序〉也說：「……葛姬秀英，嘗刻其《澹香樓詩》一卷。……姬之箽余友秦澹園室也，僅三年即蛻去，年僅十九，有才而短折，亦可悲已。澹園悼惜前緣、惻焉感逝，續檢香篋遺詩若干首，併初刻重雕焉。」見〔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194-195。

13 〔清〕葛秀英，《澹香樓辭鈔》，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梁溪秦鑾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參見明清婦女著作數字檔案與數據庫計劃，https://is.gd/6gEbzL（2025 年 12 月 29 日檢索）。

14 〔清〕葛秀英，《澹香樓辭鈔》，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新草堂刻本。參見中華古籍資源庫，https://is.gd/t7OXdx（2025 年 5 月 18 日檢索）。相同版本也被影印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187-356。

15 本文所有引文皆保留原書圈點符號，以下不另說明。

16 〔清〕秦鑾輯，《澹香小景（影）》，Allen Memorial Art Museum, Oberlin

傳統上，文人面對生離、死別時，常依循《詩經》範式賦詩贈別。[17] 家譜中的「贈言」類，就來自上述傳統，直到明清之際，專爲哀輓女性、或編輯成帙者仍少。明萬曆年間，周有科（生卒年不詳）兄弟爲亡母徐志姜（生卒年不詳）、勞堪（1529-？）爲亡母陳氏（1509-1574）請旌時，分別將她們身後所得贈言編刊爲《志姜堂贈言》[18]、《勞母榮哀錄》。[19] 清初周昌（1632-1710）在殉節的母親孫氏受旌時，將獲贈的讚頌集結爲《誥贈夫人節烈贈言錄》4 卷。[20] 直到葛氏謝世的乾隆時期，爲女性徵集的贈言錄數量才開始增多，如：汪輝祖（1730-1807）爲嫡母王氏、生母徐氏請旌，編《雙節堂贈言集錄》28 卷；[21] 洪振玉（生卒年不詳）兄弟於祖母馬

College 藏稿本，https://is.gd/qTXUuO（2025 年 5 月 18 日檢索）。

17 《詩經》所見上古送別儀式包括：送別倡望、贈禮、賦詩祖餞，詳蔡星燦，〈試論《詩經》中離別詩的範式作用〉，《宜春學院學報》，期 2（2010 年 2 月），頁 126-128、138。戴燕，〈《祖踐詩》的由來〉，收入《遠遊越山川：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研究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頁 214-242。

18 〔明〕周有科、〔明〕周有為輯，《志姜堂贈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年間一卷本。

19 〔明〕勞堪輯，《勞母榮哀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年間一卷本。在清代、民國時期，編刊「榮哀錄」、「壽言集」以哀輓和祝壽的風氣愈發盛行，詳 Clara Wing-chung Ho, "Collections of Birthday Greetings and Bereavement Messages Published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in Shirley Chan, Barbara Hendrischke, and Sue Wiles, eds., *Willow Catkins: Festschrift for Dr. Lily Xiao Hong Lee on the Occasion of Her 75th Birthday* (Sydney: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2014), pp. 77-98.

20 〔清〕余國柱輯，《誥贈夫人節烈贈言錄》，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清康熙十九年（1680）擁翠亭四卷本。

21 〔清〕汪輝祖編，《雙節堂贈言集錄》，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乾隆五十九年（1794）雙節堂二十八卷本。

氏去世後築樓追念、公開徵求題贈，最後將 40 餘年所得編成《因樹樓贈言文》5 卷。[22] 上述贈言錄哀輓的對象、編刊目的，仍未脫道德教化傳統。《小影》雖然不以「贈言」爲名，其彙編公開徵得的哀辭，就像爲葛秀英所編的贈言錄。《小影》在編輯訴求、題贈者身分與讚頌重點迥異於前，既反映乾、嘉之際喪葬文化變遷，也體現此時新的文藝生態拓展對女性文學作者身分、社會地位的認知。

（一）贈言變體

從《小影》留下落款日期的題贊中，可知徵求題贈的文學紀念活動約在葛氏去世次年展開（乾隆五十七年，1792）。是年，錢大昕（1728-1904）、錢維喬（1739-1806）、吳霽（生卒年不詳）、張增（生卒年不詳）、秦大光（1754-1821）都有寄贈；活動大約結束於嘉慶三年（1798），鮑之蕙（1757-1810）的贈詩作於此時，[23] 歷時至少 6 年。錢大昕在一年內兩度爲葛氏撰寫哀辭，其文友：王昶（1724-1806）、錢維喬（生卒年不詳）、潘奕雋（1704-1830）、孫星衍（1853-1818）、王鳴盛（1722-1798？）俱爲《小影》的題贊人，他們都是當時才女文化的參與、推動者。

錢大昕曾爲梁蘭漪（1727-？）《畹香樓詩稿》撰序、參加蔣深（1668-1737）康熙三十八年（1699）爲寵姬張憶娘（生

22 〔清〕洪振玉、洪振珂、洪振瑛同編輯，《因樹樓贈言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六卷本。

23 鮑之蕙的丈夫張鉉（1756-？）、妹夫徐彬（1759-？）、老師王文治（1730-1802）皆為葛氏作哀辭，見〔清〕秦鍫輯，《澹香小景（影）》，頁 36a、56a-56b、20b。

卒年不詳）繪像的題詠活動；[24] 錢維喬、孫星衍都娶才媛爲妻；[25] 王昶、[26] 潘奕雋、王鳴盛與題詠《小影》的閨媛王德宜（1766-1825）、駱綺蘭（1756-1813？）有文學交往，潘奕雋、王鳴盛還爲清溪吟社之《吳中女士詩鈔》作序。[27]《小影》哀辭作者的社交樣態，具體而微地展現乾、嘉之際才士／閨彥層疊交織的互動網絡，及促進此際女性作者數量大幅增長的文化風氣。

《小影》題贈內容有別於以往閨媛哀輓傳統。葛秀英身爲妾室，且無子嗣，加上秦鏊輯刊《小影》、《辭鈔》並不爲請旌，而是出於對她的戀慕和經營自身文化聲譽的意圖。

---

24 〔清〕錢大昕，〈《畹香樓詩》序〉，《潛研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清嘉慶十一年（1806）五十卷本），冊 364，卷 26，頁 247-248。題詠〈張憶娘簪華圖〉的文化活動延續時間長達百年，詳毛文芳，〈拂拭零縑讀艷歌──〈張憶娘簪華圖〉的百年閱讀〉，《卷中小立亦百年：明清女性畫像文本探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3），頁 221-308。錢氏之外，《小影》哀辭作者潘奕雋、王鳴盛也有題詠。

25 錢氏妻呂仲嫻（生卒年不詳），武進人（今江蘇常州），著有《靜涵賸稿》；孫氏妻王采薇（1753-1776），字玉珍，武進人（今江蘇常州），著有《玉珍集》、《長離閣詩集》、《罷繡吟》、《留香草合刻》。

26 王昶，字德甫、號述庵，又名蘭泉，青浦人（今上海青浦），編撰《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明詞綜》十二卷，著有《春融堂集》六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等。除了駱氏，他也和閨媛張藻（1709-1780）、徐映玉（1728？-1763）、方芳佩（1728-1809）、王迺德（生卒年不詳）、廖雲錦（生卒年不詳）交遊。

27 潘奕雋，字榕皋，號水雲漫士，吳縣人（今江蘇吳縣），著有《三松堂集》三十卷。王鳴盛，字鳳喈，號西莊，又名禮堂、西沚，嘉定人（今上海嘉定），著有《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西沚居士集》二十四卷等。清溪吟社以任兆麟（？-1796）與妻子張允滋（生卒年不詳）（字滋蘭）為中心，與吳中九位閨媛聯袂唱和，詳林小涵，〈吳中女詩人的詩情與詩學──清溪吟社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

緣是，題贈者常於推崇其婦德之餘，著墨於葛氏文才、與丈夫的文藝婚姻生活。例如，錢大昕的 2 篇哀辭分別云：

> 澹香女史詩如秋水芙蓉，天然不事彫飾。非宿世慧根，安能超詣若此。……昔徐淑、左芬雖有詩傳於後，一時間人未有謌詠其事者。今閱諸名公題詞，宣揚淑孍，異曲同工。澹香雖芳華早謝，亦可以無憾。而非秦君鍾情之深，又何能揮毫珠玉之不脛而至歟！
>
> ……澹園倜儻能文詞，與玉貞唱和甚相得。嘗同游西泠，扁舟泛月，忽愀然曰：「昔夢游於大海中，樓闕嚴麗，榜曰青元之宮，空中聞人聲曰：兒宜歸矣！」嗚咽泣下。……昔東坡述同安君言：「春月可愛，秋月使人愁耳」，以為真詩人語。玉貞西泠之夢與「秋光照斷腸」之意，宛相符合。顧同安未有詩流傳於世，而澹香樓詩詞，裒然成帙，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28]

錢氏稱道葛氏（澹香女史、玉貞）質樸的創作風格，認爲她能投身創作、文才獲得當代人讚賞及其作品能夠廣爲流傳，也應歸功於「鍾情之深」、「倜儻能文詞」的秦鍪。此論述體現明清男性文人對才女文化的推動力量，[29] 顯示清中葉婦女寫作風氣已從家庭的中心（正妻、女兒）向邊緣（妾室）推展。文才提供葛氏跨越階級的能動性（agency），[30] 在創

---

28 〔清〕秦鍪輯，《澹香小景（影）》，頁 19a-20a、60a-61b。

29 詳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0），頁 5-358。

30 女性主義理論研究者對「能動性」的起源、定義與適用情境的討論，詳：Joan W. Scott, "Experience," in Judith Butler and Joan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25.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85. Lois McNay, *Gender and Agency: Reconfiguring the Subject in Feminist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0).

作的世界甚至可與賢媛徐淑（生卒年不詳）、[31] 左芬（255？-300？）、蘇軾繼室王閏之（1048-1093）相媲美。見於《小影》的 8 位女性投贈者的身分皆爲閨媛，她們也摒除家庭地位的框限，讚嘆葛秀英的文才。其中周澧蘭（生卒年不詳）寫下 3 首哀辭，其二云：「一卷新裁白雪寒，靈心慧性見毫端。閨中亦有人琴感，幾度披函不忍看。」[32] 展露女性作者惺惺相惜的共感意識，及乾、嘉之際女性作者的社會參與樣態。雖然才媛們致葛氏的哀辭，同於男性觀點——著重其創作才能而不論其身分、地位，卻無一述及秦鍪對葛氏創作的鼓勵或推介。[33] 此敘事「空白」隱然揭示「寫作」對此時才媛而言，不僅止於對社會、親師期待的回應，更有發抒胸臆、積極且主動展開自我表述的意涵。

《小影》女性題贈者人數明顯多於過往，同時期汪輝祖的《雙節堂贈言集錄》也有相同現象，她們的哀辭還被獨立爲「閨秀」1 卷。其後，道光年間完顏麟慶（1791-1846）爲

---

31 徐淑丈夫秦嘉（生卒年不詳）與秦鍪同姓，加上二對夫婦都藉文學互訴衷曲，使她成為《小影》題贊者（如：徐彬）、《辭鈔》序作者（如：朱鑑〈原序〉）熱門的喻依。

32 〔清〕秦鍪輯，《澹香小景（影）》，頁 11b。周氏為長洲人（今蘇州），知縣周兆熊（生卒年不詳）女、適同邑李大楨（生卒年不詳），著有《浣雲樓詩草》，見〔清〕惲珠輯，《國朝閨秀正始集》（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道光十一年（1831）紅香館二十卷本），卷 16，頁 11a-11b。

33 文藝才能之外，8 位才媛哀辭還述及葛氏里籍、遺像、謫仙傳說（性喜梅花、早夭、才命相妨），僅 1 人提到秦鍪對葛氏的深情，周澧蘭哀辭其一云：「金粉空餘不斷情，千秋幽怨最難平。可憐月夜風驚竹，環珮猶疑夢裡聲。」有 2 人筆及秦、葛相與唱和的婚姻生活，吳德韞集唐人四絕句云：「群書已熟無人似方干，滿表填箱唱和詩白居易」、王德宜長律其二句云：「流雪迴風鬥舞裙，天堦星燦伴論文」，〔清〕秦鍪輯，《澹香小景（影）》，頁 9a-9b、11b、12b。

母親惲珠（1771-1833）輯刊《蓉湖草堂贈言錄》；[34] 程葆（1805-1860）爲母親汪嫈（1781-1842）輯刊《雅安書屋贈言錄》，[35] 女性題贈者人數更加令人矚目，編者以「女史詩」、「女史挽詩」命名女性贈言專卷，有效突顯她們女性知識人的身分。與此相應，這二部女性贈言錄的序言，在宣揚傳主德行之餘，也聚焦她們的才與學。[36]

（二）選抄本入印本

本文討論的乙本、甲本的封面、正文、副文本都有差異：1.乙本有封面，採常見三欄樣式，中間以篆書鐫「澹香樓辭鈔」，左欄說明藏版處「春新草堂藏板」，右欄標明此次重刊爲「乾隆五十七年春重訂」，可見此本已非原版（圖 6 右）。2.兩版的正文僅《詞草》有一處不同，乙本爲〈自題秋夜圖生查子〉，甲本作〈秋夜生查子〉，[37] 後者題目抽離原有的創作情境，更具「書面」感。3.甲本〈傳〉較乙本末尾多了「梓

34 《小影》中有完顏麟慶投贈輓詩四首，見〔清〕秦鏊輯，《澹香小景（影）》，頁 51a-51b。

35 《小影》中有汪嫈姻姪金蘭（1757-1795）投贈輓詩一首，見〔清〕秦鏊輯，《澹香小景（影）》，頁 24b。

36 陶澍（1778-1839）〈《蓉湖草堂贈言錄》敘〉強調：「太夫人幼慧通書史，工繡能詩；又學繪事於從姑冰，得其族祖南田老人遺法」，見〔清〕完顏麟慶編，《蓉湖草堂贈言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六年（1836）十二卷本），敘，頁 1b；吳椿（1770-1845）〈《雅安書屋贈言錄》序〉云：「汪氏為同邑損之先生長女，幼穎慧，五歲屬對，即解集唐人詩句。從揚州名宿黃君秋平讀經史，繼復師張淨因孺人，以是工詩能文，著作甚富」，見〔清〕程葆輯，《雅安書屋贈言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一卷本），序，頁 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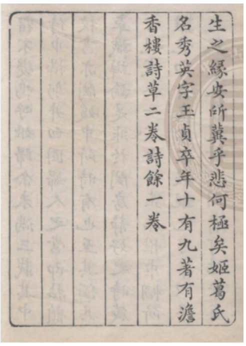
37 乙本見〔清〕葛秀英，《澹香樓詞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330-331；甲本見〔清〕葛秀英，《澹香樓詞草》，頁 4b-5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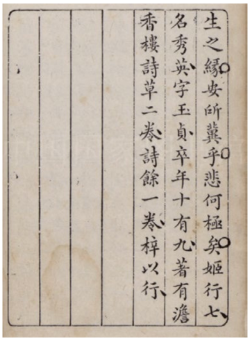
以行」（圖 1），也將〈徵啓〉標題改爲更明確的「徵亡姬葛氏秀英哀詞啓」，同時潤飾內文、調整論述方向（詳後）。由正、副文本修飾程度的高低來看，甲本刊行時間應晚於乙本。

《辭鈔》刊印時，將現存於《小影》中的〈徵啓〉、傳文、張增哀辭、葛氏遺像與贊文進行字體、行文、款識、用印上的調整。前三者原以小楷手書，〈徵啓〉無款、僅鈐「澹香樓主人」印；後二篇題款分別爲：「澹香樓主人秦鍌撰」（鈐「開」、「元」2 印，圖 2）、「壬子又四月上澣梯雲愚弟張增」（鈐「張」、「增」二印，圖 3）。[38] 付梓後，統一以楷書刊刻，秦鍌二文俱無落款；張增款識改爲「乾隆壬子孟夏錢塘張增識」，印章改爲「張增之印」、「梯雲」二印，並於版心頁碼處標明「跋」字。從抄本到印本過程中，張增權充跋語的哀辭，在形式上有最多變動，內文也將起首稱謂語「澹園大兄」，改爲「余友秦君澹園」，使原先富私人色彩、近似文友通信的手稿（圖 3），轉向無法確知關係的新讀者，走入公眾視野。

---

38 〔清〕秦鍌輯，《澹香小景（影）》，頁 6a-7b、14b。


生之緣安所冀乎悲何極矣姬葛氏
名秀英字玉貞辛年十有九著有澹
香樓詩草二卷詩餘一卷


生之緣安所冀乎悲何極矣姬行七
名秀英字玉貞辛年十有九著有澹
香樓詩草二卷詩餘一卷梓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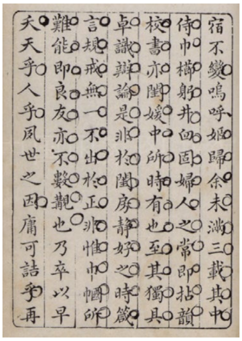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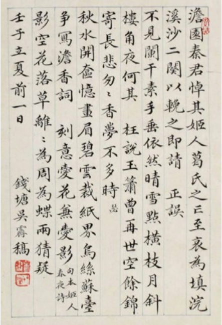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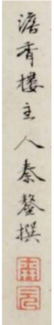

宿不變嗚呼姬歸余未滿三載其中
侍巾櫛躬井臼固婦人之常即拈韻
校書亦閨媛中所時有也至其獨具
卓識辨論是非於閨房靜好之時歛
言規戒無一不出於正非怡巾幗所
難能即良友亦不數覯也乃卒以早
夭天乎人乎夙世之因庸可詰乎再

圖 1（左）　　乙本秦鍪〈傳〉末頁[39]

（右、中）甲本秦鍪〈傳〉末頁[40]


澹園秦君悼其姬人葛氏之亡至哀為填浣
溪沙二闋以輓之即請 正誤
不見闌干素手垂依然晴雪點橫枝月斜
樓角夜何其 枉說玉簫曾再世空餘錦
寄長悲多〻香夢不多時
秋水開奩憶畫眉碧雲裁紙界烏絲蘇臺
爭寫澹香詞 刻意雙花無雙影
影空花落草離〻為周為蝶兩猜疑
壬子立夏前一日
錢塘吳霽稿


澹香樓主人秦鍪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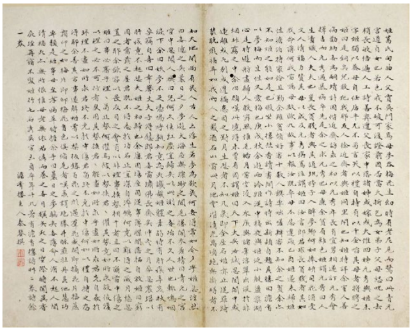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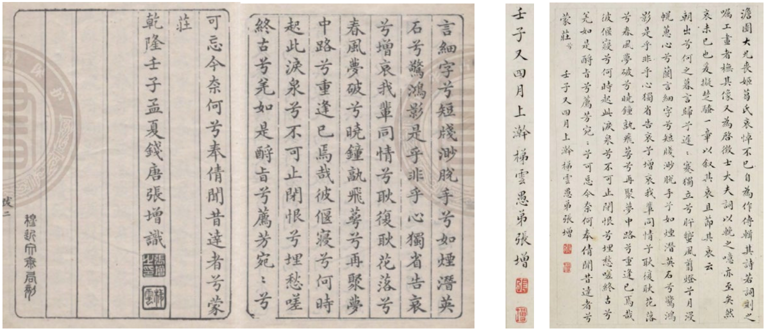
圖 2（左）吳霽哀辭[41]、（右、中）秦鍪傳文[42]

39 〔清〕秦鍪，〈傳〉，〔清〕葛秀英，《澹香樓辭鈔》，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23-224。

40 〔清〕秦鍪，〈傳〉，《澹香樓辭鈔》，頁 6a-6b。

41 〔清〕秦鍪輯，《澹香小景（影）》，頁 26a。

42 〔清〕秦鍪輯，《澹香小景（影）》，頁 6a-6b。


言細字兮短牋渺脫手兮如煙潛英
石兮驚鴻影是乎非乎心獨省告哀
兮增哀我輩同情兮耿復耿花落兮
春風夢破兮曉鐘歊飛蕣兮再聚夢
中路兮重逢已焉哉彼偃寢兮何時
起此淚泉兮不可止閑恨兮埋愁嗟
終古兮羌如是酹㫖兮薦芳宛宛兮
可忘今奈何兮奉倩聞昔達者兮蒙
莊
乾隆壬子孟夏錢唐張增識
跋二
穆近文齋局刻

壬子又四月上澣梯雲愚弟張增

澹園大兄喪姬葛氏哀悼不已自為作傳輯其詩若詞刻之
嘱工畫者橅其像又為啟徵士大夫詞以輓之噫亦至矣然
哀未已也爰擬楚騷一章以叙其哀且節其哀云
朝出兮何之暮言歸兮遲遲寒獨立兮貯蠻風剪燈兮月浸
幌蕙心兮蘭言細字兮短牋渺脫手兮如煙潛英石兮驚鴻
影是乎非乎心獨省告哀兮增哀我輩同情兮耿復耿花落
兮春風夢破兮曉鐘歊飛蕣兮再聚夢中路兮重逢已焉哉
彼偃寢兮何時起此淚泉兮不可止閑恨兮埋愁嗟終古兮
羌如是酹㫖兮薦芳宛宛兮可忘今奈何奉倩聞昔達者兮
蒙莊兮
壬子又四月上澣梯雲愚弟張增

圖 3（左）乙本張增〈跋〉[43]、（右）張增哀辭[44]

---

43 〔清〕張增，〈跋〉，〔清〕葛秀英，《澹香樓辭鈔》，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346-347。印本張增跋語末有篆書「穆近文齋局刻」字樣，穆近文（1722？-1810？），字大展、孔成，金陵人，是乾、嘉之際蘇州著名刻工。彭元瑞〈贈蘇州刻工穆大展序〉云：「刻書昉於蜀、富於閩、工於吳，至今日而吳為極盛，而穆氏以其蓺特聞。……穆氏其名大展，兼善刻石，為予摹刻《萬福集成讚》，極有法，挾技多從士大夫遊」，彭元瑞著，《恩餘堂輯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清道光七年（1827）四卷本），集部，冊 1447，卷 1，頁 445-446。穆氏與文化名流相友，曾聘請名畫家陸燦（星三）為其繪像，題為〈攝山玩松圖〉（圖 4），題跋者高達 83 人，詳鄭幸，《清代刻工與版刻字體》（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138-144。題圖者中：王昶、王鳴盛、王文治、錢大昕、潘奕雋、石韞玉（1755-1837）也是《小影》哀辭作者，尤維熊則為《辭鈔》作序。由刻工向外發散的人際網絡，或有助《小影》、《辭鈔》題贊徵集。

44 〔清〕秦鋆輯，《澹香小景（影）》，頁 14b。另外，《小影》中吳霽的哀辭，行文、界欄形式更像是尺牘（圖 2 左），〔清〕秦鋆輯，《澹香小景（影）》，頁 26a。

圖 4 陸燦〈攝山玩松圖〉[45]

在秦鏊編刊《辭鈔》時，因應新的載體、讀眾進行的調整中，以〈傳〉文結尾前的增補最爲特殊：

> 嗚呼，姬歸余未滿三載，其中侍巾櫛、躬井臼，固婦人之常。即拈韻校書，亦閨媛中所時有也。至其獨具卓識，辯論是非，於閨房靜好之時，箴言規戒，無一不出於正，非巾幗所難能，即良友亦不數覯也。及卒以早夭，天乎！人乎！夙世之因，庸可詰乎？再生之緣，安所冀乎？悲何極矣。[46]

秦鏊先強調葛秀英對傳統婦女綱常的實踐，再以婦德爲基礎，詮釋其善言語、富才智、喜創作的特質，爲《辭鈔》的刊印、流通提供道德合理性。上述秦鏊考量《辭鈔》刊印後，流通範圍將不受其交遊圈限制，而改動張增哀辭形制。傳文的補充敘述反映出，即使受教育、具才學的閨秀到了乾、嘉時期已不少見，將其作品集付印、於公共領域流通，仍有違背傳統婦德、過度標舉女性創作才華等道德風險。[47]

45 保利香港拍賣 2013 年秋拍「中國藝術重要專場」拍品 46，https://is.gd/9u9COh （2026 年 1 月 5 日檢索）。

46 〔清〕秦鏊，〈傳〉，〔清〕葛秀英，《澹香樓辭鈔》，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23-224。

47 詳 Maureen Robertson, “Changing the Subject: 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 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小影》中葛秀英小像由闕嵐所繪，他與秦鑑的父親，皆曾客於蘇州巡撫奇豐額（1745？-1806）幕下。[48] 畫卷中，葛氏衣飾、髮妝素雅乾淨，手執毛筆、單獨由富立體感的月形窗向外遠眺，彷彿重現她在澹香樓中構思、創作的場景（圖5）。遺像構圖類同於道教「鏡影圖」，[49] 貼合圍繞著葛氏的謫仙傳說。同樣由闕嵐所作的像贊也著墨於此，云：「靄靄乎，春空月；脈脈乎，華霏霻。思其人，姑射仙；寥其居，蘅蕪室。窅矣佩環，邈肰吟筆。斯爲少游之名姬，而澹香樓之遺帙。」[50] 前半扣緊葛氏「夢讖」故事（詳後），後半聚焦她的文才、遺著，及無法與秦鑑偕老的愛情悲劇。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71-220. 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頁 165-251、253-309。

48 闕嵐字文山、雯山，號晴峰，號小龍眠山人，安徽桐城人。蔣寶齡（1781-1840）記錄友人朱仲環（生卒年不詳）對闕嵐的評價，云：「昔奇麗川中丞撫吳時，幕有兩畫家，龍眠闕嵐文山、新建賴新曉山也。文山工畫仙佛象，尤善士女，每作高髻，近宋人院本。」蔣寶齡著，《墨林今話》（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藏掃葉山房民國十四年（1925）石印十八卷本），卷 8，頁 12a；馮金伯（生卒年不詳）也云：「兼工山水、花鳥、人物，其繪事之妙見賞於奇大方伯，故久在吳門署中。」馮金伯著，《墨香居畫識》（美國密希根大學圖書館藏道光年間（1821-1851）十卷本），卷 7，頁 11b。

49 詳施錡，〈「鏡影圖」的道教源頭與文人趣味滲透：從趙孟頫〈自寫像〉說起〉，《民族藝術》，期 6（2015 年 12 月），頁 148-157。

50 〔清〕秦鑑輯，《澹香小景（影）》，頁 5b。贊文由張曾太（生卒年不詳）（字寧世）謄寫，他是安徽桐城人，曾任無錫金匱、江蘇震澤、福建歸化縣令。張氏善書，曾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以隸書為蘇州朱明寺夢泉題寫碑銘。〔清〕宋如林修，〔清〕石韞玉纂，《（道光》蘇州府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四年（1824）一百五十卷本），卷 40，頁 10b-11b。

圖 5（左）閔嵐作、張曾太書像贊
（右）閔嵐作，葛秀英遺像[51]

圖 6（左）閔嵐作像贊（中）葛秀英小像（右）封面版記[52]

51 〔清〕秦鍫輯，《澹香小景（影）》，頁 5a-5b。

52 〔清〕葛秀英，《澹香樓辭鈔》（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新草堂刻本），小像，頁 1a-1b（原無頁碼）。相同版本也被影印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11-212。

刊於《辭鈔》卷首的作者版畫肖像修改自上述冊頁，加入篆書標題「葛秀英小像」外，圖像也有細微變化：取消立體窗框前景與葛氏瀏海，添加她頭頂插戴、衣著裝飾，並抬高其右臂、突顯手握筆管的姿態。整體而言，從畫像到木刻插圖的改動，突顯葛氏的女性作者形象。

圖 7（左）素秋遺照，《校正原本紅梨記》[53]
（右）酈飛雲像，《懷遠堂批點燕子箋》[54]

如前所述，秦鑿對葛氏版畫肖像的編排、〈傳〉文的調整，有意調和刊行女性作品集對「內言不出於閨閫」傳統的抵觸。但是細察葛氏版畫肖像，卻散發出強烈的「展示」意圖：垂視的眼神、端莊內斂的姿態，暗示她的莊重與服從。一位穿戴華美的女性，安靜地被框設在空白、封閉畫面內，不斷地召喚著觀者（讀者）的「凝視」。[55] 此外，小像還與

---

53 〔明〕徐復祚，《校正原本紅梨記》（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刊四卷本）遺照，頁 1a（原無頁碼）。

54 〔明〕阮大鋮，《懷遠堂批點燕子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末清初二卷本）像，頁 1a（原無頁碼）。

55 約翰・伯格（John Berger）研究歐洲傳統繪畫的視覺性時，指出：「畫家和『觀看者—擁有者』通常都是男性，他們描繪和觀看的對象則大

通俗戲曲、小說插圖女主角的形象相似（圖 7），葛秀英彷彿是可以被欣賞、擁有的物品，圖像的編排映照出男性的性別權力。[56]

二、拂詩箋：葛秀英的文學與婚姻生活

創作是秦鏊、葛秀英婚姻生活中，最令前者追念、且廣爲人稱道處。秦鏊〈徵啓〉描寫他們共享的雅趣：「閒吟覓句，踏殘小院蒼苔。徵事攤書，坐冷半龕燈火。懸知絡秀，相最宜男。料得芳姿，歌捐團團扇。于是水晶簾下，試畫春山。雲母屏前，共詮秋水。銀河寂寞，我歌明月之詩；錦瑟橫斜，卿寫澹香之影。」[57] 一同創作、閱讀、繪畫既是構成秦鏊對葛氏回憶的基調，也爲前者帶來風雅的聲譽。《辭鈔》保留秦鏊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新婚之際，編刊 1 卷本《澹香樓詩》時邀得的朱鑑（生卒年不詳）[58]〈原序〉，文中即

半是女性。…… 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於許多女性的意識結構。她們以男人對待她們的方式對待自己。她們像男人一樣，審視自己的女性特質。」約翰・伯格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出版，2005），頁 56-58、78。這種內化的自我審視傾向，使其轉變成一種視覺的對象、景觀。

56 毛文芳長期關注明清時期男性觀看下的女性圖像，她由「展示的意圖」、「鏡中影像」、「側面性取角」、「裝框意識」等角度，分析其中隱現的性別樣力問題，詳毛文芳著，《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頁 41-45；毛文芳著，《卷中小立亦百年》，頁 27-41。

57 〔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351-352。

58 朱鑑，字明涵，號阿顛，元和（今蘇州）人，有《卷石山房詞》，見〔清〕黃燮清輯，《國朝詞綜續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

著墨夫婦的文學生活云：「搜奇賭酒最堪憐，皓月多情，刻燭分題，且留住春宵無價。他年道蘊應捐天壤之思，此日秦嘉無用蜀箋之寄。不愧風流名士，居然脂粉山人。」[59] 他化用中古時期才女徐淑、謝道韞（生卒年不詳）典故，稱美秦、葛才情兼備的婚姻。

《辭釥》展露的夫婦文藝互動包括：彈琴、題畫、題贈文友、旅途紀行、分韻等，豐富對才女婚姻生活的認知。他們生活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俱有顯著轉型的乾、嘉變革時期，[60] 秦鏊身爲此際廣大寒士之一員，致力經營家庭藝文生活。出身商人家庭、具備藝文素養的葛氏，在婚後和丈夫聯吟不輟，還以尺牘與其世友往來唱和。分析兩人的文學伴侶關係，可見清中葉夫婦情誼書寫的創作者家庭地位、彼此互動模式的拓展，[61] 呼應此時才女文化變化的態勢。[62]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二年（1873）二十四卷本），集部，冊 1731，卷 3，頁 468。

59 〔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08。

60 William T. Rowe,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in Qing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32 (December 2011), pp. 74-88. 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指出乾嘉變革期是「中國現代化」和「朝代衰微」指標，也是清代學術變化、女性角色、道德偏向等議題轉變的關鍵點。梅爾清演講，許明德記錄，〈乾嘉變革的再思考〉，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https://is.gd/Ww9cUp（2024 年 7 月 31 日檢索）。

61 羅溥洛（Paul S. Ropp）、高彥頤援用社會學家提出的「友愛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討論明末清初閨秀與丈夫婚姻關係如何因妻子知識水平的提高形成新典範，詳 Paul S. Ropp, "Love, Literacy, and Laments: Themes of Women Wri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omen's History Review* 2:1 (December 1993), pp. 117-123；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p. 179. 近年盧葦菁（Weijing Lu）分析

（一）聯吟

《辭鈔》中有不少提及秦鏊的作品，包括：〈庚戌上巳隨夫子遊虎丘山分韻得秋字〉、〈戲作《十索詩》呈夫子〉、〈秋日隨夫子遊虎林雨舟晚過吳江〉、〈秋日隨夫子泛舟湖上泊段（斷）橋采菱倣竹枝體十首〉、〈四時閨詞四首和夫子原韻附錄原作〉、〈集舊句寄呈夫子憶王孫〉。[63] 可見秦、葛兩人無論日常生活或出遊時，常以分題、次韻方式進行創作交流。古時女子有以「夫子」指稱丈夫的情形，清初才媛

清初婚姻與家庭關係，論及文士夫婦「伉儷之情的公開宣揚」現象時，也著眼「創作」如何鞏固、深化婚姻中的情愛，Weijing Lu, *Arranged Companions: Marriage and Intimacy in Qing China*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pp. 68-78, 84-94. 陳玉蘭研究嘉道時期寒士群體時，也觀察到他們樂於與閨中詩侶唱和並於所屬交遊網絡傳播其詩詞佳製的情形。參陳玉蘭著，《清代嘉道時期江南寒士詩群與閨閣詩侶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頁 109-114。

62 乾嘉時期女性作者人數、作品刊行數量增加的現象，已受當代文人注意。袁枚（1716-1797）《隨園詩話補遺》評述乾隆時期吳江才媛李鳳梧、嚴蕊珠（緣華）母女及王蕙芳（秋卿）詩時，感嘆道：「近時閨秀之多，十倍于古，而吳門為尤盛。」〔清〕袁枚著，《隨園詩話補遺》（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年間（1796-1820）隨園十卷本），卷 8，頁 20b。法式善著眼此時女性詩歌選本收錄才媛人數眾多，云：「本朝閨秀之盛，前代不及。汪紉庵駕部啟淑所纂《擷芳集》一千七百餘家，人各系以小傳，真大觀也。」〔清〕法式善，《梧門詩話》，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著者手定底稿十六卷本），第 20 輯，卷 15，頁 598-599。趙厚均由才名意識，分析此時才女文化的轉型，參趙厚均著，〈乾嘉閨秀的才名意識與文化轉型：以駱綺蘭為中心〉，《中正漢學研究》，期 32（2018 年 12 月），頁 143-160。

63 葛秀英向丈夫戲索十種贈禮中的「藍本」、「新句」，也顯示創作與出版是兩人文藝生活的重點。〔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77-281。

顧若璞（1592-1681？）[64]、林以寧（1655-1730？）作品已略見與丈夫（夫子）文學互動的樣態。[65] 較之顧、林例子，葛氏與丈夫的文藝活動更頻繁，[66] 且愈發考驗其才識。[67] 例如，葛氏偏好以「集句」方式填詞，構思時既需斟酌詞譜、用韻等問題，還要摘選切合題旨的前人作品，體現她的創作功力，其〈集舊句寄呈夫子憶王孫〉云：

> 畫堂深處麝烟微顧敻，閒立風吹金縷衣韓偓。紅綃帶緩綠鬟低白居易。
> 落花飛王勃，不見人歸見燕歸崔魯。[68]

此闋詞入選徐乃昌（1869-1946）《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雷瑨（1871-1941）和雷瑊（1875-1949）《閨秀詞話》，後者引黃之雋（1688-1748）《香屑詞》說明集句詞創作的挑戰

---

64 顧若璞創作中，所見與丈夫黃東生（茂梧）的文學互動有：〈同夫子坐浮梅檻〉、〈讀夫子鸚鵡賦〉、〈新春和夫子韻〉。〔清〕顧若璞著，《臥月軒稿》（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光緒嘉惠堂丁氏三卷本），卷 1，頁 1a、1b、4a。

65 林以寧創作中，所見與丈夫錢肇修（1652-1691）的文學互動有〈七夕送夫子〉、〈得夫子書〉、〈己未送夫子遊河東〉。〔清〕林以寧著，《墨莊詩鈔》（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卷本），卷 1，頁 3b、13a、16a。

66 愈發常見的夫婦文藝互動也是乾嘉時期才女文化的轉變指標，例如：劉詠聰討論當時文人對女性「才」的正反意見時，列舉汪孟翊（1711-1772）和袁棠、王昶和許氏兩對以「文字知交」的夫婦，都與葛氏生活在同一時期。劉詠聰著，《德．才．色．權》，頁 266-267。

67 創作之餘，葛氏也為丈夫謄寫詩箋，其〈拂詩箋〉云：「珠玉詩成也，雲烟欲落時。未能裁錦幅，聊與製烏絲。異日紗籠覆，今看綵筆垂。香山呼老嫗，得解亦如斯。」〔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67-268。葛氏有六首題圖詩詞，其中〈題舉桉齊眉圖〉、〈題曉粧圖〉也應是夫婦間的文藝合作。

68 〔清〕葛秀英，《澹香樓詞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332。

性，云：「蓋集詩難，集詞尤不易，以詞句有長短、詞韻有平仄。一字一句，俱有譜律束縛，不容假借也。」又評論葛氏詞作云：「偶閱葛秀英女史《澹香樓詞》，亦有集古數闋，大好之，爰錄於此。」[69] 將葛氏 6 首集古詞全數收入選集。與葛氏的創作特長相應，甘立媃（1743-1819）、王素（生卒年不詳）、吳德韞（生卒年不詳）、僧人佛保和南（生卒年不詳）、張襄（生卒年不詳）、黎誕登（生卒年不詳）皆以集句方式爲她題寫哀辭，[70] 致敬之餘，也肯定葛氏集古創作的才能。

拆解、重構前人作品外，葛氏還藉模仿經典精進寫作技巧，留下 7 首以「賦得」爲題的詩作，分別是：〈賦得「心會眞如不讀經」〉、〈賦得「四月清和雨乍晴」〉、〈賦得「不道梅花也怕寒」〉、〈賦得「不知秋思在誰家」〉、〈賦得「桂子月中落」〉、〈賦得「燕復來巢」〉、〈賦得「水底芙蓉返照妍」〉。她以前人經典詩句作爲詩題展開創作，深具復古韻致，新／舊作品間的互文性也形成遊戲的趣味。[71]

與秦鍙的文學伴侶關係，也有助於葛秀英建立、拓展她的文藝交遊網絡。秦鍙世友吳純（生卒年不詳）曾透過尺牘與葛氏展開文學交流，他爲 1 卷本《澹香樓詩》所作的序云：

> 蓋自澹園既聯為副室，而予乃得見其詩詞。始也，覩

---

69 〔清〕雷瑨、〔清〕雷瑊輯，《閨秀詞話》（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民國五年（1916）掃葉山房石印四卷本），卷 1，頁 7b-8a。

70 其中以張襄的哀辭最為特殊，其〈《澹香樓詩詞》題後并序〉無論序言、正文都以集古的方式寫成，見〔清〕秦鍙輯，《澹香小景（影）》，頁 52a-53b。

71 六朝時期文人貴遊活動中，盛行以「賦得」體作詩，祁立峰稱為「看似了無新意、實則充滿創新意義的作品」。祁立峰著，〈文論、樂府詩與賦得體——六朝「文章辭賦化」的三個側面〉，《政大中文學報》，期 33（2020 年 6 月），頁 66-69。

姱容于畫裏，遙知梧影神清；繼也，揭秀韻於函間，獨識萍踪心苦。予自羈愁卅載，不逢紫袖量才，姬乃題寄一行，輒謂：「青衫流涕，伯牙何處？」至今已欲焚琴。毛遂空言到此，非求脫穎。撫斯編也，名成弱歲，拈毫莫罄其芬芳；推斯志也，位列小星，委命宜堅其宿夜。[72]

葛氏也有詩作寄贈吳純，〈呈春林先生〉云：

如此清才逈出群，襟懷意氣薄如雲。
青衫落魄名偏貴，天下無人不識君。[73]

吳純憶述他在秦鏊的引介下，透過畫像、詩箋往返逐步與葛氏建立文學交誼。肖像／作品集具現創作者外在形貌／內在才思，提供葛秀英跨越傳統禮教侷限，與家庭外的男性進行文藝交流的可能；[74] 在她逝世後，兩者也成爲秦鏊爲她組織

---

72 〔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01-202。

73 〔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62。

74 清代前期，和非親屬男性文人有文藝交遊的才女，經常涉及鬻字、賣畫等經濟活動。例如：施閏章（1618-1683）為黃媛介（1620？-1669？）作〈黄氏皆令小傳〉，云：「國初，隨世功避兵播遷，所至有知者，時相餉遺。……還家湖上，好事者傳其筆墨，一時名卿、士大夫如吳祭酒梅村輩，皆稱異之，名日起。世功用是以布衣游公卿間，持書畫片紙，或易米數石。」施閏章著，《學餘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八十卷本），集部，冊 1313，卷 17，頁 216。又如：鄧漢儀（1617-1689）論王端淑（1621-1706）詩時，云：「山陰王季重先生有八子，惟女玉映，能讀父書，負才工詩。初得徐文長青藤書屋居之，繼又寓武林之吳山，與四方名流相倡和，對客揮毫，同堂角塵，所不吝也。」〔清〕阮元輯，《兩浙輶軒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嘉慶仁和朱氏碧溪艸堂錢塘陳氏種榆千僊館四十卷本），集部，冊 1684，卷 40，頁 471。此外，康

文學追憶活動的重要媒介。吳純序言述及自身懷才不遇之苦、葛氏寄語寬慰一事，與〈呈春林先生〉詩意相應。兩段引文透顯位於士人群體底層的吳純（青衫）[75]、身處家庭制度邊緣（小星）的葛氏間惺惺相惜的文學交誼，填補傳統精英文學史觀下的盲視，也展現創作帶來跨越身分／性別／階級框限的力量。

葛氏還與雙妹、張湘蘭（生卒年不詳）、青廬夫人（生卒年不詳）等女性文友交往，爲她們寫下共 4 首作品。其中，從〈集古贈雙妹兼以送別生查子〉、〈集古贈張湘蘭之湖南浪淘沙〉的題目，可以看出雙妹、[76] 張氏應是能理解、欣賞集古詞意趣的文媛。[77] 另外，〈青廬夫人歸寧過蘇即席口占兼以贈別〉有「蜀錦書成柳絮詩，小郎詞賦並參差。瑤池欲赴元君約，紗幔先瞻侍女師」句，[78] 可知此詩創作於餞別青

熙年間才媛徐昭華（生卒年不詳）拜毛奇齡（1623-1716）為師，在當時尚不多見，被視為清代「女弟子」群體的先驅。參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注，《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頁 528-537。

75 吳純，字葆良，號春林，錢塘人，著有《二香齋詩文集》。吳振棫（1792-1879）云：「春林工書，詩才賦筆，名動公卿。庚子、甲辰兩次迎鑾召試，俱以二等一名見放，朝士惜之。游歷萬里，傳食諸侯者四十年。一時表奏箋記、駢麗之文，多出其手，精深典贍，都下羣公愛其文詞字迹，競收藏之。」〔清〕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清光緒刻本），集部，1685 冊，卷 12，頁 295。

76 由葛氏〈月夜觀梅適雙妹至〉中「臭味交融忘色相」、「知己於今重握手，尊前稠疊話相思」句，推知兩人應非親屬。〔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44。

77 〔清〕葛秀英，《澹香樓詞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355-337。

78 〔清〕葛秀英，《澹香樓詞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316。

廬夫人的文藝聚會（即席口占），與會成員不限於女性（柳絮詩、小郎詞賦），側寫當時文士、才女的交遊形態。[79] 雖然沒有更多對青廬夫人的記載，但從她使用類同女道士道號的稱謂、[80] 詩中「瑤池」、「元君」、[81]「女師」富道教氣息的用語，[82] 隱現其道教背景。葛氏與「女師」的交誼，加上秦鏊憶述她幼時尼讖經歷與婚後的夢讖、選用與道教鏡影圖相仿的遺像形式，皆深化她與道教信仰的連結。

（二）謫仙

在秦鏊、葛秀英文學婚姻生活中，最令彼此回味的是乾

---

79 葛氏〈四時閨詞四首和夫子韻〉云：「清砧玉腕不辭勞，也解悲酒讀楚騷。低蹴鳳翹盤綵線，薄梳蟬翼膩蘭膏。金徽天上星光小，紈扇樓頭月影高。乞巧試邀諸女伴，漫陳瓜菓切鸞刀。」描繪她理想中才女文酒之會的樣態。〔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318。此外，上述 3 首詩詞，俱為贈別而作，反映葛氏才女交遊圈成員的變動性。

80 收錄道教上清派魏華存（251-334）等仙真降授文字的經典《真誥》，就以「夫人」稱十五位下降的女仙，例如：魏氏被稱為「南嶽（魏）夫人」，見吉川忠夫等編，朱越利譯，《真誥校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女道士群體於唐代發展蓬勃，詳 Jinhua Jia, *Gender, Power, and Talent：the Journey of Daoist Priestesses in Tang China*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81 「瑤池」指西王母所居仙境，內丹學以此指稱上丹田或煉養的最高境界；「元君」用來尊稱女仙，見李叔還編纂，《道教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頁 93、462；胡孚琛主編，《中華道教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 1182、1438。

82 〔劉宋〕陸修靜（406-477）《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中述及「天師、女師、三師君」，收入陸國強等編，《道藏》（上海：上海書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冊 9，頁 842。《真誥》也有「樓居士惠明者，先以在剡，乃復攜女師、鹽官鍾義山、眷屬數人，就食此境」記載，參吉川忠夫等編，朱越利譯，《真誥校註》，卷 19，頁 578。

隆五十五年（1790）秋的西冷之遊。葛氏爲這趟旅程寫下許多作品，包含前述〈秋日隨夫子泛舟湖上泊段（斷）橋采菱倣竹枝體十首〉，尚有 17 題寫西湖景點的紀遊詩、[83] 3 題紀行詩，[84] 及詞作〈中秋西湖泛月柳梢青〉。其中，泛月之行是這場旅程的高潮，也是秦、葛伴侶生涯的轉折，秦鍌〈傳〉文有詳細描述云：

> 姬句曲人，……母夢吞梅花生，幼時有老尼見而驚曰：「此青元宮道貞女也，若色戒不破，可復證前因，否當夭折。」乞為女弟子，父母怒咤之去。稍長，敏悟過人，工詩善奕。……庚戌秋，余遊西泠，姬從。中秋夜，與姬泛小艇，盪槳湖心。是時遊舫盡歸，人聲寂然，惟見皓月當空，浸入水底，與諸峰浮翠，出沒於非烟非霧之中。余四顧，嘆此境得未曾有，因謂姬曰：「天下大矣，汝試思閨閣中，或遠離，或死別，或遭禍患，因之對月生悲者，不知凡幾。即金屋名姬，

---

83 分別是〈西湖登樓望月〉、〈小有天園〉、〈淨慈寺〉、〈雙投橋〉、〈天竺寺〉、〈白猿峰呼猿洞〉、〈雲林寺〉、〈遊花神廟憩竹素園〉、〈白公堤〉、〈蘇小墓〉、〈六一泉〉、〈韓侂胄廢園〉、〈賈似道廢園〉、〈鞠香墓〉、〈林君復放鶴亭〉、〈由湖心亭泛舟經三潭印月〉、〈觀潮〉，以上景點包括古蹟、廢墟，與乾隆時期漸炙的遊賞廢園、方志刊載古迹版畫潮流相應，顯示此時記憶文化也有所變遷，參侯迺慧，〈清代廢園書寫的園林反省與歷史意義〉，收入劉苑如主編，《生活園林：中國園林書寫與日常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頁 247-300；楊玉成，〈廢墟：清代的風景、古迹與歷史記憶〉，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22 年 10 月 31 日，頁 14-20。

84 分別是〈秋日隨夫子遊虎林雨舟晚過吳江〉、〈舟中即景〉、〈中秋前一日紀夢〉。

> 亦止從羅綺蔟耽癡福耳。如我兩人之載酒名山，當此月地雲階，清光萬頃，絕無掛碍者，不知天地間尚有幾人？古人云：『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安得常如今夕乎？」姬忽泫然曰：「妾憶之矣！曩日之夕，夢遊大海，虛無縹渺間，見樓閣參差，榜曰：『青元之宮』，空中忽聞人喚曰：『兒何久住紅塵？兒宜歸矣！』以此測之，妾殆不久人世也。」輒嗚咽淚下。余曰：「妖夢不足憑！」嗚呼！孰知竟為死讖哉！[85]

葛氏嫁予秦鍫後，即展露她襄助家務的智慧、[86] 文藝才能。喜獲佳侶的秦鍫，於西泠秋夜良辰美景，發出「嘆此境得未曾有」之讚嘆。與此相對，葛氏在丈夫引述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中「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句後，[87] 勾起對前夜異夢的回憶。葛氏爲母親夢梅而生，幼時又遇尼讖，故將夢中聽聞「兒何久住紅塵？兒宜歸矣」語，解讀爲自己將逝的預兆。秦鍫當時嗤其爲無稽之談，不料葛氏於一年後去世，緣此將其記入〈傳〉中。

葛秀英〈中秋前一日紀夢〉記錄較〈傳〉更多夢境細節，此詩作於西湖旅後，採七言聯章四句體的形式，憶述旅途中「夢讖」的經歷，云：

> 玉繩向夜低如案，象緯分明亘河漢。

---

85 〔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13-219。

86 秦鍫〈傳〉中憶述葛氏能為家貧卻好客的丈夫置辦筵席，更在他「屢困場屋」、遇「非理事挾勢相干者」時給予建言，〔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16、220-221。

87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1510-1511。

清虛聲戛紫雲廻，驀想流年暗中換。
天風搖動玉連屏，不覺銖衣似穀輕。
手折芙蓉過瑤闕，身騎白鳳到曾城。
曾城十二曾遊遍，中有青元舊宮殿。
銀榜椒塗白玉堂，珠簾寶甃黃金鈿。
簾開十步障紅紗，裾曳流虹袂帶霞。
捉臂當年諸女伴，相看一一嬌如花。
低鬟笑問人間世，正話上清淪謫事。
忽聞鸞鶴半空喧，仿佛人傳導師至。
導師本住修羅天，戒體同持五百年。
曾傍團眉弄珠火，偶陪法座涌青蓮。
眾中一見頻廻顧，粲發玉言齒如瓠。
似訂重來後會期，教兒莫把前因誤。
此時恍惚悟前因，水月空明自在身。
下視塵中成五濁，始知天際有真人。
須臾雲鎛金蛇掣，足下砰訇飛霹靂。
招搖前擁阿香車，十萬雲師向空立。
不覺驚疑步屢移，觚稜回望已迷離。
秋燈四壁光如豆，正是星河欲落時。[88]

此詩篇幅爲《辭鈔》諸什之最，敘事層次分明，從秋夜寫起逐步進入夢境／仙境，依次描繪仙界樓宇、與女仙故友及導師重逢，受其點化後領悟前身因緣，結束於天明夢覺時。詩中運用頂針（眞）格，重複出現的「曾城」、「導師」、「前因誤」（悟前因）串聯入夢、夢境、夢覺 3 個階段。聯章詩

---

88 〔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94-297。

的第 1 至 4 句，[89] 隔句轉韻；5 至 8 句，句句轉韻；最末 2 句押同一韻。四句體的結構、使用諧音詞（誤／悟），頗具吳歌西曲色彩，[90] 與葛氏同類型詩作〈春夜〉、〈戲作《十索詩》呈夫子〉一同被選入《國朝金陵詩徵》。[91]

〈中秋前一日紀夢〉中「正話上清淪謫事」諸語，加上秦鎣以〈傳〉中相關記載，受到《小影》哀辭題贈者注目，紛紛以謫仙歌詠之。儘管如此，秦鎣爲葛氏徵集哀辭的初期，並不認同「謫仙」之說，他在編印時間較早的乙本〈徵詩啓〉云：

> ……亡言猶在耳，相思路，隔絲欲斷而猶聯；離恨天，長石雖煉而難補。豈真謫女早證仙緣，料是書生難消豔福。雖曰：「生非薄倖」，恐玉簫未必重來。除非死作閻羅，將鐵案從新翻起。然而虛傳蓬島，誰尋不死仙方；浪說瑤池，難覓長生靈藥。美人黃土，已早向碧桃花下，添三尺孤墳。[92]

由此可知，比起將葛氏的早逝視爲仙女完成謫降歷練、回歸天界，秦鎣更相信是自己無福，才無法與才情兼美的愛妾攜

89 聯章詩形成於南朝吳歌西曲流行及文人聯句、唱和風氣中，參唐海濤，〈鮑照詩中之蟬聯句〉，《中外文學》，期 9（1985 年 2 月），頁 135-136。

90 〔清〕朱緒曾，《國朝金陵詩徵》，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三（1887）年五十四卷本，卷 47，國朝，頁 12a-12b。

91 葛氏此類作品尚有〈藕絲〉2 首、〈讀曲歌〉，除了諧音手法，還運用柳、茉莉等物象。這些帶有情色氣息、稍逾傳統婦德的作品，與作者妾室的身分不無關係。

92 〔清〕秦鎣，〈徵詩啓〉，〔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354-355。實線為筆者所加，以強調文字異同，以下不另說明。

手偕老。與此相對，《小影》中有多達 50%哀辭題贈者將葛氏目為謫仙，在秦鍫彙整哀辭的過程中，這些看法極可能幫助他轉化心境，從而影響他對〈徵詩啓〉的修訂。後來，秦鍫將甲本徵啓標題改為〈徵亡姬葛秀英哀詞啓〉，也調整了前引段落，改為：

> ……亡言猶在耳，天公留此缺陷，雖起女媧氏而難以補之。人間無此悲傷，縱生極樂國而不能已也。我曰：「書生薄福，原難消絕代溫柔」，人言：「謫女思歸，恐早證仙九天因果」。生前不為負心漢，或玉簫依舊重來。死後若作閻羅王，將鐵案從新翻起。吁嗟乎！昨宵月黑，見非烟非霧者，姍姍其來耶？今夜風寒，念如玉如花者，悠悠永別矣。虛傳蓬島，多不死之仙方；浪說瑤池，有長生之靈藥。美人黃土，已早向碧桃花下，添三尺孤墳。[93]

不同版本徵啓都言及：抒發對葛氏早逝的悲傷與遺憾、思考眷侶生活為何短暫、是否對來生有所期待以及對修眞、長生的看法諸點。關鍵差異在〈徵亡姬葛秀英哀詞啓〉中，秦鍫逐步思考穎慧早亡的葛氏或許是仙媛謫降，並想像兩人來世再續前緣的可能（實線處）；修改後的徵啓還加入具神異氣息、彷彿葛氏夢魂來歸的描述（虛線處），貼合哀辭作者們對葛氏的「謫仙」想像。

甲本徵啓更明確以「我曰」、「人言」，對比秦鍫早期對葛氏早逝的自責情緒，與經歷徵集、彙整致愛妾哀辭過程後，採納眾人對她短暫、富文藝才華人生的詮釋（謫仙），沉澱並轉化的心境。徵啓版本的差異，展現雕版印刷靈活、

---

93 〔清〕葛秀英，《澹香樓辭鈔》，〈徵亡姬葛秀英哀詞啓〉，頁 3b-4a。

流動的特性；秦鑿受《辭鈔》哀辭作者／讀者影響而修訂徵啓，也打破一般由鈔本編刊爲印本時，編刊者單方面握有選擇、形塑書籍決定性力量的既定印象。

三、不與朱顏而泯滅[94]：《小影》、《辭鈔》的傳播與閱讀

在《辭鈔》外，葛氏近全數作品見於：1.選集：汪啓淑（1728-1799）《擷芳集》、顧光旭（1731-1797）《梁溪詩鈔》、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黃秩模（1808-1868）《國朝閨秀柳絮集》、朱緒曾（1805-？）《國朝金陵詩徵》、徐乃昌《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95] 2.詩（詞）話：袁枚《隨園詩補遺》、法式善（1752-1813）《梧門詩話》、沈善寶（1808-1862）《名媛詩話》、陳芸（1885-1911）《小黛軒論詩詩》、雷瑨、雷瑊《閨秀詞話》。3.報刊雜誌：《女子世界》、《國學雜志》、《民國日報（湖南版）》、臺灣《風月報》。多達 15 家評選／編輯者青睞葛氏作品（附表 2），加上這些選集、詩（詞）、報刊雜誌的編刊時間、傳播區域

---

[94] 秦鑿〈徵詩啓〉末段重申他為葛氏編刊遺著、徵詩以傳存其精神的用心，云：「庶幾閨中小草，得隨大稿以流傳。更使地下幽魂不與朱顏而泯滅」。〔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355。

[95] 其中，顧光旭僅略過葛氏〈弔劉碧鬟・其一〉，《詩草》其餘 146 題詩則全數選錄。〔清〕顧光旭輯，《梁溪詩鈔》，卷 43，頁 16a。徐乃昌選錄葛氏《詞草》所有詞作，徐乃昌輯，《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南陵徐氏一百卷本，澹香樓詞，頁 1a-6b。

跨度甚大，[96] 可見葛氏創作兼具質量和雋永的魅力。本節將由橫跨 3 代、共 6 位秦氏宗人對葛秀英創作與故實的傳存、書寫展開對《小影》、《辭鈔》流播概況的討論。第二部分由葛氏最早的「伯樂讀者」袁枚談起，由他對葛氏創作風格的分析、作品的微調觀察經典評者如何影響其作品的傳播與閱讀。最後，探討《小影》哀辭題贊者如何閱讀葛氏傳記、作品，形構她的文學形象及其社會文化意義。

（一）以昭璇閨佳話

《小影》留有秦緗業、秦寶瓚（1856-1928）、秦彥釗（生卒年不詳）、秦淦（1894-1983）題識，層疊不同世代族人對秦鰲、葛秀英故事的補充或感發，是引領我們探尋《小影》流傳的線索。《錫山秦氏文鈔》卷 12「閨吟」之「秦姬葛秀英」條目中，完整收錄秦鰲〈徵啓〉、〈傳〉，編者秦毓鈞還以案語讚美云：「此文當時裝潢成冊，首冠女史小影，綴以〈徵詩啓〉一，通體用四六，極妃白儷青之致。……此冊為澹如曾祖叔所藏，今屬褧孫族兄，百年以來俱為秦氏所珍護，賷墨宛然，至可寶貴，特附閨吟別編，以昭璇閨佳話。」[97] 簡述《小影》由秦緗業至秦文錦（1870-1938，字褧孫）的家族傳遞歷程。

---

[96] 葛秀英作品於清乾隆末年已入選汪啟淑《擷芳集》，嘉慶年間（1796-1821）是其作品獲選的高峰期，獲袁枚、顧光旭、法式善選輯，遲至昭和十五年（1940）《風月報》「閨秀詩話」仍見其生平、詩歌選。葛氏詩詞多於江南地區被選刊，也有傳播至北京（《梧門詩話》）、臺灣（《風月報》）的紀錄。

[97] 〔清〕秦毓鈞輯，《錫山秦氏文鈔》，卷 12，收入《清代家集叢刊》，冊 54，頁 491。

閱讀《小影》卷首秦緗業的識語、題詠，[98] 略見此書入藏博物館前，約 170 年間於秦氏族內、古籍市場的遞藏延革：[99]

> 淡香名秀貞，吳門葛氏女，歸族祖淡園先生為簉室，年十九卒，著有《淡香樓詩詞鈔》三卷，今不傳。乾隆末年族祖嘗繪淡香小影、撰啟徵詩，題者數十人。辛巳初夏余購得之。
>
> 多才喜得嫁秦嘉，本出神仙勾漏家。一十九年成小謫，可憐摧折到梅花。（雙行小注：女夢梅而生，故性尤愛梅）。
>
> 麗句清詞世孰侔？遺編苦被劫灰收。所嗟邑乘遺才媛（雙行小注：《錫金志》列女門不及才媛，余思補之未果），合有文章入選樓。（雙行小注：嘗選入《梁溪詩鈔》）。
>
> 夫婿多情兒薄命，幽懷如向畫圖呈。留題多少才人筆（雙行小注：冊中閨秀如駱佩香、汪采芝；士大夫如王夢樓、錢竹汀、王西莊、顧晴沙諸公，俱有名於時），贏得千秋幼婦名。（秦緗業〈題葛淡香女史小影冊〉）
>
> 右先曾祖澹如公原題詩三首，不知何時佚去。今秋清曾族姪出此冊相示，囑補之。計先曾祖題冊時在光緒七年辛巳，距今已七十有二年矣。中華第一壬辰秋九

98 秦緗業官至浙江鹽運使，曾號召成立「消寒吟社」，編著《無錫金匱縣志》40 卷、《西泠消寒集》2 卷、《虹橋老屋遺稿》9 卷、《微雲盦詞錄》、《虹橋老屋詞》等。秦緗業參與吳宗愛（1650-1674）遺作《徐烈婦詩鈔》重刊、為她作〈重刻徐烈婦詩序〉，又題贊鄭蘭孫（1814-1861）《蓮因室詩集》、沈允慎（生卒年不詳）（湘濤）作品集，與才媛頗有文學互動。秦緗業手筆已佚，現存《小影》卷首的題識是秦彥釗於民國四十一年（1952）受秦淦邀請補錄而成。

99 《小影》入藏 Allen Memorial Art Museum 的時間約在 1996-97 年間。

月朔曾孫彥釗恭錄。

（秦彥釗〈題識〉）[100]

秦緗業 3 首詩分別聚焦葛秀英生平、《辭鈔》傳播與《小影》內容、影響。其三「留題多少才人筆」句後，列舉 2 位參與題贊的才女。其中，汪亮（1720-1790，號采芝山人）贈言未見於今本《小影》。經筆者檢索，同時代未錄於《小影》的題贈者至少還有 3 人。[101] 甘立媃在〈再題集唐二絕句〉引鄭谷（849-911）「不忍回看寫舊眞」句、[102] 詹應甲（1760-？）〈鳳凰臺上憶吹簫爲秦澹園姬人葛繡茵作〉有「玉質韜華，留得崔徽圖畫」，[103] 都指向秦鏊爲葛氏留下遺影之舉。曹貞秀（1762-1822）〈題葛玉貞澹香樓集〉云：「曼殊小宛盛題詞，淮海新編又一時。何日九龍封墓版，我當書誌葬西施。」則稱美葛氏文藝悼念活動的盛況。[104]

---

100 淡、澹互通。〔清〕秦鏊輯，《澹香小景（影）》，頁 1b。

101 此外，王德宜在其詩集中，收錄未目見於《小影》中的另一首律詩云：「寂寞遺芳冷舊熏，經秋翠鈿鎖苔文。冰紈斷粉人雙璧，香影空花月二分。長掩瑤扉虛玉女，曾持貝葉誦朝雲。綠衣響板言猶昨，忍見當年金縷裙。(雙行小字注：葛姬傳有小影)」〔清〕王德宜著，《語鳳巢吟稿》，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影印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刻本），冊 19，卷 2，頁 481；〔清〕秦鏊輯，《澹香小景（影）》，頁 12b。

102 甘立媃為葛氏寫下 3 題、共 9 首題贈詩。〔清〕甘立媃著，《詠雪樓稿》（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三年（1843）徐心田半偈齋五卷本），卷 4，頁 21a-21b。

103 〔清〕詹應甲，《賜綺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清道光止園二十八卷本），集部，冊 1484，卷 24，頁 589。

104 〔清〕曹貞秀，〈題葛玉貞澹香樓集〉，收入〔清〕惲珠輯，《國朝閨秀正始集》，卷 14，頁 5a。曹氏《寫韻軒小藁》中也收錄致葛氏的哀辭，題作〈秦茂才姬人挽詩三首〉，〔清〕曹貞秀，《寫韻軒小

（二）閨闈叢珍[105]

袁枚是葛秀英作品的早期評選者，成於乾隆時期的《隨園詩話補遺》選錄葛氏生平傳略、詩詞，其形式與內容都影響著後世選家，云：

> 吳下女子葛秀英，字玉貞，秦澹園鏊之篷室，母夢吞梅花而生，幼時有老尼見而驚曰：「此青玄宮道貞女也」，勸其出家，父母不許。及長，適秦秀才，二年而卒，年才十九。秦為刻其《澹雲樓詩》，〈春夜〉云：「碧羅衫子怯餘寒，花向閒階帶月看。我與嫦娥原約定，不教辜負好闌干」。又有句曰：「人間盡是埋憂地，除卻蓬萊莫寄身」。味其詞，其超凡而去宜也。尤長于詞，〈咏楊花．減字木蘭花〉云：「柳棉如許，攪碎春魂飄泊去。風約萍開，一半相逢在水涯。漫天飛舞，簾外斜陽黏忽住。咏絮無才，孤負東風為送來」。〈聽雨．桂殿秋〉云：「衣袂冷，上高樓，繁雲遮斷碧山頭。小牕獨坐聽秋雨，荷葉芭蕉各自愁」。[106]

〈春夜〉敘寫春日夜晚女性獨處閨中的心曲，是閨媛常見創

藁》，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嘉慶二十年（1815）增刊本，卷 1，頁 10b。

105 甲本《辭鈔》尤維熊〈序〉前有「駱駝書屋」印，《詩草》卷首還有「崑山徐氏」、「閨闈叢珍」二印。這三方印章屬於徐祖正(1895-1978)，他身兼作家、翻譯家、藏書家，早年曾於上海商務印書館任職，留學日本時和郭沫若（1892-1978）、郁達夫（1896-1945）等人共組創造社。「駱駝書屋」是徐氏藏書齋名，婦女著作（閨闈叢珍）是其收藏重點之一，參董馥榮，〈徐祖正駱駝書屋所藏「閨闈叢珍」〉，《文獻季刊》，期 2（2007 年 4 月)，頁 127-133。

106 〔清〕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 5，頁 16b-17a。

作題材。全詩語言清新，使用具柔美意象的羅衫、花，再以閒階、闌干營造幽靜的深閨場景。袁枚選錄的〈春夜・其二〉內文（實線處）略與原刊（虛線處）不同，《辭鈔》作：「碧羅衫子怯餘寒，花向閒階帶月看。心事愛花兼愛影，夜深猶自倚闌干。」[107] 異文或為袁枚逕改。袁枚以「嫦娥」、「不教辜負」諸語改作，[108] 增加詩作故事性和神話氣息，加上他又摘選〈弔劉碧鬟〉中「人間盡是埋憂地，除卻蓬萊莫寄身」詩句，[109] 可見他有意強化葛氏與謫仙傳說的關連。在袁枚影響下，〈春夜・其二〉廣受選家青睞，陸續見選於《梁溪詩鈔》、[110] 惲珠輯《國朝閨秀正始集》、[111] 黃浚（生卒年不詳）選評《閨秀擷珠集》、黃秩模《國朝閨秀柳絮集》、[112] 沈善寶《名媛詩話》、[113] 《國朝金陵詩徵》。[114] 其中，惲氏、黃浚、沈氏所錄詩句皆從袁枚《隨園詩話補遺》的用字，《閨

---

107 〔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273-274。

108 秦鍪〈徵亡姬葛氏秀英哀詞啓〉曾化用嫦娥神話，云：「虛傳蓬島，多不死之仙方。浪說瑤池，有長生之靈藥。美人黃土已早向，碧桃花下添三尺孤墳。」收入〔清〕葛秀英，《澹香樓辭鈔》，頁 4a。

109 〔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51。閨秀周澧蘭輓詩也是對此句的回應，云：「寄身應在蓬萊島（雙行夾注：集中有「除欲蓬萊莫寄身句」）」、洪星煥（斗樞）輓詩中：「身是蓬萊侶，寧生離恨天（自注：原詩有「人間盡是離憂地，除却蓬萊莫寄身」之句）」也由此發想。〔清〕秦鍪輯，《澹香小景（影）》，頁 11b、26b。

110 〔清〕顧光旭輯，《梁溪詩鈔》，卷 43，頁 16a-16b。

111 〔清〕惲珠輯，《國朝閨秀正始集》，卷 13，頁 10b。

112 〔清〕黃秩模編輯，付瓊校補，《國朝閨秀柳絮集校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卷 47，頁 2233。

113 〔清〕沈善寶，《名媛詩話》（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1879）鴻雪樓十五卷本），卷 12，頁 14a。

114 〔清〕朱緒曾，《國朝金陵詩徵》，卷 47，國朝，頁 11b。

秀擷珠集》更對袁枚修改的尾聯施以圈點，加上雙行夾批云：「嗣獻按：此詩吐納不凡，靈氣恍惚」，尾批：「壺舟曰：無情之情，無理之理，妙極」。[115] 既肯定袁枚的改動，也依循其閱讀視角，將葛氏目爲謫仙，並與她的創作風格連結。

袁枚特別讚賞葛氏的詞作（尤長於詞），所選 2 首詞中的〈楊花減字木蘭花〉也與原作略有不同，原詞云：

柳棉如許，攪碎春魂飄泊去。
風約萍開，一半相逢在水隈。
漫天飛舞，簾外斜陽粘忽住。
詠絮無才，孤負東風為送來。[116]

袁枚增修題目爲「『咏』楊花」，使其更貼合內容。又將「水隈」改爲「水涯」，[117] 雖然「隈」、「涯」同屬灰（半）韻，但就字義而言，「涯」較「隈」來得淺白，更貼合女性創作清、真的審美傳統，[118] 更能與下闋的「詠絮無才」串

---

115 黃浚，《閨秀擷珠集》，《國學雜志》（上海），期 5（1915），頁 12。

116 〔清〕葛秀英，《澹香樓詞草》，頁 2b。

117 〔清〕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 5，頁 16b-17a。袁枚所選葛氏詞作〈聽雨桂殿秋〉也受到顧氏青睞，於末二句施加圈點，〔清〕葛秀英，《澹香樓詞草》，頁 5b。

118 清、真是明清時期女性創作的美學典範，傳鍾惺〈《名媛詩歸》序〉云：「詩也者，自然之聲也，非假法律模仿而工者也。……若夫古今名媛，則發乎情、根乎性，未嘗擬作，亦不知派，無南皮西崑，而自流其悲雅者也。……夫詩之道，亦多端傳矣！而吾必取于清。……男子猶藉四方之遊，親知四方，……而婦人不爾也，衾枕間有鄉縣，夢魂間有關塞，惟清故也。」〔明〕鍾惺輯，《名媛詩歸》（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末三十六卷本），序，頁 1a-5a。參孫康宜，〈從文學批評裡的「經典論」看明清才女詩歌的經典化〉，《文學的聲音》（臺北：三民書局，2001），頁 19-40。葛氏〈題夏閨圖浣溪沙〉獲「嬌癡如畫」評語，見業輝，〈夏閨詞話〉，《民國日報（湖南版）》（湖

聯。這闋詞也被《名媛詩話》、[119]《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選錄。[120] 清末陳芸論及葛氏創作風格時，也關注她擅長的詞體，《小黛軒論詩詩》云：「澹香樓欲近棲香，絳雪秋笳似夢湘。吳越茝香分席處，詩詞壇坫孰平章。」[121] 上半首詩歸納集名相似／詩詞皆成集的女性作者，[122] 下半首搜羅同以「茝香」名集的 3 位閨秀，[123] 結句強調詩、詞文類間的競爭關係。

沈善寶《名媛詩話》所選葛氏詩詞篇目、內容均明顯受袁枚影響，也延續前者先簡述作者生平，再選錄作品、略加評論的形式。其中，沈氏在袁枚論評〈弔劉碧鬟〉之語：「味其詞，其超凡而去宜也」的基礎上，[124] 以「則其小謫紅塵，亦非虛語」點明葛氏的謫仙前身。[125] 關於劉氏的傳說紛紜，

南），1936 年 7 月 30 日，第 8 版。此外，葛氏詩作還獲「清逸澹遠，洵是閨人手筆」之譽，見培中，〈閨秀詩話〉，《風月報》（臺北），1940 年 8 月 15 日，第 23 版，頁 21。

119 〔清〕沈善寶，《名媛詩話》，卷 12，頁 14b。

120 〔清〕徐乃昌輯，《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澹香樓詞，頁 2a。

121 〔清〕陳芸，《小黛軒論詩詩》（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民國三年（1914）二卷本），卷下，頁 9a。

122 「棲香」是顧貞立（1637？-1714？）（字碧汾，號避秦人）詞集名，她是著名詞人顧貞觀（1647-1714）之妹。顧氏與秦鏊同籍江蘇無錫，使「澹香樓欲『近』棲香」，兼指兩人間的地域連結。絳雪、秋笳、夢湘各為：薛瑤（應為薛瓊，著有《綠窗小草》、《絳雪詞》）、呂采芝（著有《幽竹齋小草》2 卷、《秋笳集（詞）》1 卷）、宗婉（著有《夢香樓詩稿》2 卷、《夢香樓詞稿》2 卷等）。

123 顧翎（1778-1849），字素羽、羽素，江蘇無錫人，著有《茝香閣詩鈔》、《茝香詞》、《綠梅影樓詩詞存》。詹瑞芝（生卒年不詳）（蘭芬），浙江嚴州人，著有《茝香閣詩鈔》。鄭嗣音（生卒年不詳）（蘭芬、芳沚），嚴州人，著有《茝香閣遺草》。

124 〔清〕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 5，頁 16b-17a。

125 〔清〕沈善寶，《名媛詩話》，卷 12，頁 14a-14b。

可大致歸納出：她生活於乾隆初期，是一位能創作的妾，失寵或被嫡妻虐死於江南，降乩以求遷葬虎丘。[126] 葛秀英題詠劉碧鬟（仙史）出於同爲妾室的共感，以詩傷悼之際透露對超脫塵世紛擾的想望；袁枚、沈氏出於對葛氏生平異聞的關切，摘選此詩以強化其謫仙形象，反映此時仍然流行的仙女崇拜思潮。[127]

（三）殊途同歸

謫仙也是葛秀英哀辭題詠者讚頌的重點，《小影》64

126 葛氏歌詠劉碧鬟的重點同於陳文述〈虎邱訪劉碧鬟墓〉，其文云：「碧鬟，乾隆初年人，籍廣陵。幼隨父戍遼東，有麗色，嫻文翰，精案牘。適某貴人爲妾，貴人撫江南，命掌箋奏，建來鶴樓以居之，寵冠後房。偶遺金釵文卷中，誤入外舍，貴人疑失寵，因致之死。死年十七，埋骨樓東牆下。余友傅蘭齋，其尊人佐某中丞幕，知其顛末，竝於乩壇題詠唱和，為遷葬於虎邱真娘墓後，從鬟請也。蘭齋云其家有《碧鬟小記》一冊，許以見示，索之不得。王柳江示余一冊，本事半軼。」〔清〕陳文述著，《頤道堂詩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刻道光增修本），集部，冊 1505，卷 17，頁 122-123。孟慶會、趙杏根曾就陳文述等男性文人對劉氏的書寫，討論此時士人如何藉創作抒發政治壓力、仕途失意等情緒，惜其忽略葛氏、汪端（1793-1839）女性的題詩及當時盛行的仙女崇拜文化，見孟慶會、趙杏根，〈劉碧鬟題材詩文本事發微〉，《文苑漫步》，期 6（2021 年 12 月），頁 73-76。

127 同樣生活在清中葉的陳文述，也熱衷於歌詠女仙，除記錄劉碧鬟故事、為其遷葬外，還將書齋命名為「碧城仙館」，以仙道用語稱呼、形容女弟子。詳鍾慧玲，〈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東海中文學報》，期 13（2001 年 7 月），頁 177-180。文人的仙女崇拜歷史久遠，於明末清初時結合民間扶乩信仰，在文壇掀起熱潮，參見合山究，〈明清文人與神秘性興趣〉，收入《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頁 380-418。

位當代題贈者中，有 34 人述及此因緣。[128] 這類哀辭的創作既爲傷悼逝者／安慰生者，也反映此時的社會文化氛圍，說明才女文化持續發展的助力。著墨葛氏謫仙因緣的哀辭中，王昶、王鳴盛、張銘（生卒年不詳）、王勸（生卒年不詳）的作品留存他們閱讀材料（遺作／遺像）不一致的線索，本節將分析此差異如何影響他們對葛氏其人、其事的詮釋。

王昶以長篇散文寫成的哀辭，涉及謫仙與文學的關係、文人的女仙（或乩仙）崇拜傳統、世界觀變遷議題，有助深入闡發葛氏謫仙敘事的社會文化意義：

> 余少時愛讀王弇州記曇陽子、葉天寥述瓊章、尤西堂傳丁紈紈夫婦。以為人間天上，理不可淂而誣。及考唐李長吉、宋黃伯思咸以清慧少年短折，何歟？蓋其夙命本自香光莊嚴、清虛幽迥而來，其視五濁世界，吞腥啄腐，固有不可久留者。樹頭、樹底不到五更風，宜也。澹香好禪，所居乃在青元宮。或以為仙去，非也。諸天帝釋皆摩訶薩尸之，與十種仙果報不同。澹香既嗜禪，則當上生無色非無色天，梵輔梵眾六欲

128 如：徐彬云：「美人名士兩相傾，石上三生舊有盟。身入華胥旋夢醒，仙家識得別離輕。蕊珠樓閣榜青元，尚有仙翁丹并存。（雙行夾注：句曲青元宮葛仙翁修真之處，丹具尚存，女史或其苗裔耶）。嘗是一家親眷屬，人間偶現玉釵痕。……多情一卷賦秦嘉，姑射傳神未有差。不是尋常根與葉，朝雲塚合種梅花。」〔清〕秦鏊輯，《澹香小景（影）》，頁 56a-56b。未見於《小影》的哀辭，也言及葛氏謫仙傳說，如：甘立媃〈書葛玉貞女史淡香樓詩冊後〉有「飛瓊只合侍飛仙，何事吹簫降洞天。塵土未能供一顧，香樓止許住三年」句、〈題辭淡香樓詩集〉有「秦家門第儘堪容，怎羨青元返舊宮。空色色空今日悟，淡香樓外夕陽紅」句、〈再題集唐二絕句〉有「蕊珠宮裏神仙謫（徐寅），擾擾紅塵寄此身（吉皎）」句。甘立媃著，《詠雪樓稿》，卷 3、4，頁 29b、20a-21b。

天，且不得偶之，何況僊道？輕吷聲中輕脫去，瑤天笙鶴兩平分。爾時青雲承蓋，紅雲捧足，自在極樂，是非下土蟣蝨所知。而藁砧猶恨，拜月堂空，行雲擁徑，廼漆園吏譏為視於藪澤者。澹園知此，真晴沙所云，可破涕為笑矣夫。[129]

王昶早年即留意女仙傳說，哀辭開篇列舉三篇文章及作者，皆是明清之際崇拜女仙、扶乩風潮的代表：王世貞（1528-1590）奉曇陽子（王燾貞，1558-1580）爲師、作〈曇陽大師傳〉；葉紹袁（1589-1648）以《窈聞》、《續窈聞》記下他受自稱泐菴大師轉世的金聖歎（1608-1661）協助，與亡女葉小鸞（1616-1632，字瓊章）進行問答，引文「述瓊章」指葉氏爲亡女編刊作品；尤侗（1618-1704）熱衷葉小鸞作品與扶鸞，有多首憑弔她的作品，還創作乩仙故事〈瑤花宮史小傳〉、〈木瀆仙姬小傳〉。引文「傳丁紈紈夫婦」指尤侗於好友湯傳楹（1620-1644）逝世後，向泐菴大師詢問其去處，作〈湯卿謀小傳〉敘寫湯氏夫妻生前超塵的生活及死後於界仙任職之事。[130] 王昶雖然喜愛閱讀這些敘事，早年卻將其視爲「理不可淂而誣」的文學創作，直到他推究早逝才子李賀（790-816）、[131] 黃伯思（1079-1118）的軼聞，[132] 才轉

---

129 〔清〕秦鏊輯，《澹香小景（影）》，頁 67a-67b。

130 〔清〕尤侗，《西堂雜俎・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集部，冊 1406，卷 6，頁 346。

131 李商隱（813-858）〈李賀小傳〉云：「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唐〕李商隱，劉學鍇、余恕誠著，

由宗教視角理解薄命的才子、閨彥故事，將他們特異的文藝、宗教秉賦與其「前身」或「夙（宿）命」串聯。

王昶憑藉自身佛學涵養、[133] 對葛氏愛好佛理的印象，將她的早逝解釋爲往生至超脫色身的天人居處（則當上生無色非無色天），以寬慰喪偶的秦鍌。實際上，無論在秦鍌的〈傳〉或〈徵啓〉，皆未述及葛氏佛教信仰處。葛氏《辭鈔》中，雖然有 3 題作品涉及佛教，但都不是特別深刻的佛教崇信或見解，〈禪房美人蕉〉由歌詠美人蕉形、色，連結佛學對色、空的辨證；創作練習〈賦得「心會眞如不讀經」〉，思考是否只能透過經典求得諸法的眞實相貌問題；〈四月初八日〉爲祝佛誕而作，云：「浣花天是麥秋天，回首春過又一年。出世佛應長住世，齋心默祝寶幢前。」[134] 王昶「澹香既嗜禪」之語，可能來自於展讀上述作品的印象。

雖然失徵王昶否定葛氏夭歿的「僊道」說（或以爲仙去，非也）之由，但他哀辭中釐析佛、道教仙觀的異同處，適巧

《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2266。

132 《宋史・黄伯思傳》載：「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443，頁 13106。

133 王昶是乾嘉學派吳地漢學的推動者，也兼治佛學。詳龍野，《王昶與乾嘉文壇研究：選家眼中的文學圖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頁 18-24。

134 〔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頁 253、265-266、308-309。《小影》作者中，有三人具佛教背景，皆未言及葛氏具佛教信仰。初禪居士云：「還憑才子第一管，寫出瑤宮第一僊」、佛保和南集葛氏句為悼、荃提居士云：「早逝蓬山歸去驟，何必人間邂逅。」〔清〕秦鍌輯，《澹香小景（影）》，頁 34a、48a-48b、58a。

體現謫仙觀念宗教雜揉的特性。[135] 「謫仙」觀念大致於漢晉之際成形，基於道教仙學體系，融攝佛教塵世、業緣思維。「謫」指仙人犯過、遭譴而墮落凡間。在塵世經歷種種磨難、了悟前身並償還罪過後，得以重返仙界。[136] 明清時期，文人藉由扶乩的方式與其溝通，進行文藝交流，展露「謫仙」信仰的民間色彩。[137]

王昶哀辭中雖然未直指李賀、湯傳楹等人爲謫仙，但描繪他們背負「夙（宿）命」、富才卻短暫的一生（清慧少年短折），都貼合謫仙觀念。王昶對這類故事的關注，反映乾、嘉時期士人對越加世俗的社會、人性的罪惡的反思及能超脫現狀的想望（五濁世界，吞腥啄腐，固有不可久留者）。《小

135 王昶列舉的曇陽子、葉紹袁與尤侗信奉的泐菴大師，都融合佛、道思想。詳賀晏然，〈曇陽子三教形象的敘寫與演變〉，收入釋果鏡、廖肇亨主編，《無盡燈：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臺北：法鼓文化，2018），頁 297-322；陸林，〈《午夢堂集》中「泐大師」其人——金聖歎與晚明吳江葉氏交遊考〉，《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期 4（2004 年 8 月），頁 22-25。及陸林，〈金聖歎早期扶乩降神活動考論〉，收入《知非集：元明清文學與文獻論稿》（合肥：黃山書社，2006），頁 157-182。

136 宮川尚志，〈謫仙考〉，收入《中國宗教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83），頁 459-477；李豐楙，〈道教謫仙傳說與唐人小說〉，收入《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頁 247-285。

137 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頁 52-55。王昶與妻子鄒貞都曾參與或關注扶乩，他為傷弔亡妻作〈悼鄒孺人十六首〉，其十一云：「仙果生遲未有因，篝燈相對話酸辛。如君更比韋叢苦，病裏扶牀少降真。」〔清〕王昶著，《春融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二年（1807）塾南書舍刻本），集部，冊 1437，卷 7，頁 413。此外，王昶編撰《明詞綜》、《國朝詞綜》時，也留心收錄乩仙、女鬼作品。

影》中王鳴盛、張銘、王勸的哀辭，雖然也將葛秀英短暫的人生、才慧與謫仙傳說連結，卻有較前者更多的性別關照；考察三人選擇的用語、典故、重點及附注內容的區別，更清楚地呈現其據以寫作素材的差異：

人間福慧每難與，薄命多情恨事添。
貌得崔徽行看子，但和吟卷貯空匳。
華陽洞畔舊妝臺，茂苑浮家碧水隈。
塵界未容僊久駐，飇輪一夕返蓬萊。
（題款）癸丑夏至首三日，奉題澹園先生亡姬　葛玉貞遺像并《澹香詩鈔》，西沚老史王鳴盛維時瞽目重開，行年七十多二。（王鳴盛，〈哀辭・其一、其二〉）

靈香妙質本仙家，塵海依然淨不譁。
千古憐才心一點，耻將夫婿坐中誇。
珊珊環佩已殊倫，饒有詩情韻更新。
最愛倚欄春欲去，彈丸好句盡天真。（小字自注：集中如〈咏芍藥〉：「看到此花春欲去，月明猶自倚欄干」及〈送春〉「落花香」等句，皆絕無彫琢氣。）
大千世界似陶輪，聚散何堪歷一身。
始信好花容易落，傷情不獨在前人。（小字自注：劉賓客和人傷小姬詩中有「但是好花皆易落」之句。）
（題款）絕句三首題《澹香樓詩鈔》，即請澹園先生指正　警堂弟張銘。（張銘，〈哀辭〉）

海峯杳杳瓊臺寒，中有玉人驂紫鸞。下山明月被小謫，離合便當羅浮看。……芙蓉麗句三义就，蝴蝶新詞七步成。玉尺親提裁偽體，閨中元白舊知名。……曰昔曾聞老尼語，指我青元道貞女。惝怳修羅那置

懷，爭禁幻夢逐宵來。……。雲為胠兮雨為導，青琴宓妃顧我笑。軟紅萬丈不可留，腸斷一聲阿母叫。……心回意轉悲予美，巫雨巫雲成逝水。碧玉剛生十九齡，歡情尚未盈三載。消魂獨有澹香樓，月曉風清長已矣。我聞此語中煩紆，美人黃土真欷歔。男兒終當為情死，何必琅玡王伯輿。

（題款）奉題〈澹香樓圖卷〉，應澹園大兄大人屬，即請　誨政　螽臺愚弟王勸初稿（王勸，〈哀辭〉）[138]

王鳴盛絕句〈其一〉前半，反映傳統「才命相妨」觀念，慨嘆才女「紅顏薄命」、「佳人命薄」的遭遇；[139] 後半以唐代歌妓崔徽畫像贈情郎的典故及「吟卷」，[140] 指稱所見的葛氏遺像與《辭鈔》。獲讀「澹香樓詩鈔」的張銘，得以化用葛氏〈芍藥〉、〈送春〉詩意（最愛倚欄春欲去），並在自注中摘鈔詩句、略加評論。異於其他人，王勸僅寓目「澹香樓圖卷」（畫卷），無法引據或評論葛氏創作，只能以長篇敘事詩敷演她的生平，哀辭素材可能得自秦鍌〈傳〉、〈徵啓〉，或是其口頭陳述。同樣僅據「圖卷」寫作者尚有 10 人，[141] 他們的哀辭皆聚焦葛氏生平佚事，未涉及葛氏作品

---

138 〔清〕秦鍌輯，《澹香小景（影）》，頁 39a-39b、42a-42b、46a-47b。

139 劉詠聰在〈清代前期女性才命觀管窺〉追溯中國古代「才命相妨」觀的形成，並討論清代前期才婦對自身命運的感懷及相關的文學書寫。參劉詠聰著，《德．才．色．權》，頁 311-364。

140 傳元稹（779-831）〈崔徽歌〉有序云：「崔徽，河中府娼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蒲州，與徽相從累月。敬中便還，崔以不得從為恨，因而成疾。有丘夏善寫人形，徽托寫真，寄敬中曰：『徽一旦不及畫中人，且為郎死！』發狂卒。」〔清〕彭定求等編，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 423，頁 4663。

141 分別是：王德宜、陳嗣龍（1747-1807）、鮑之蕙、錢維喬、魏攀龍

集或創作批評。其中魏攀龍哀辭題款云：「葛仙姬遺集昔在甲寅天中節也，丁巳午日龍遊幕梁溪嘉晤，澹園大兄詞丈出幪幅，命補書之。」[142] 反映此類哀辭徵集於集會場合（嘉晤），秦鏊藉方便隨身攜帶的「圖卷」與文友交際、徵文。

上引哀辭雖然閱讀材料略有差別，卻皆以女仙謫降於塵世歷劫詮解葛氏短促的一生（塵界未容僊久駐／靈香妙質本仙家，塵海依然淨不譁／下山明月被小謫、軟紅萬丈不可留），展露對葛氏超脫於世俗的欣羨之餘，[143] 也隱現男性文人對命蹇才女的憐惜之情（始信好花容易落、美人黃土眞欷歔）。駱綺蘭哀辭同樣著墨葛氏謫仙傳說，卻呈現獨特的女性視角，句云：「阿母何須嗟命薄，傳生紙上亦生天。」[144] 她詰問「才女命薄」之嘆，並肯定創作賦予葛氏跳脫塵濁、樹立傳世形象的可能。駱綺蘭還作有 20 首〈女遊仙詩〉，組詩的序言更清楚說明此觀念云：「自書契以來，人之與仙接者多矣！至於女仙，世人尤艷稱之。余雖爲女子，而凡胎陋質，諒無仙分，顧沖舉之念，時繫於懷。讀曹堯賓〈小遊仙詩〉輒飄飄有凌雲之意。……擬作僅二十章，皆述女子仙

（生卒年不詳）、史霓（逸菴）（生卒年不詳）、錢鉞（生卒年不詳）、唐仲冕（1753-1827）、吳彭（生卒年不詳）、趙生（生卒年不詳）。

142 〔清〕秦鏊輯，《澹香小景（影）》，頁 25a-25b。

143 王鳴盛〈雜詩十首・其十〉有更明確的表述，云：「我昔登蓬萊，俯視人寰卑。囊攜五石散，飯煑千年芝。……一朝忽謫墮，紅塵暫栖羈。世路多刺促，蜷局靡所之。何當揮手去，散髮重遊嬉。旦發自扶桑，弭節淩崦嵫。羣仙顧我笑，共折珊瑚枝。」〔清〕王鳴盛著，《西莊始存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集部，冊 1434，卷 3，頁 49。

144 〔清〕秦鏊輯，《澹香小景（影）》，頁 11a。

遊之事，亦聊以志私心之景嚮云爾。」[145] 謫仙觀念與創作帶來的想像自由，共同賦與才華洋溢、卻身處邊緣的女性作者面對生活的動力及對未來的盼望。

結論

通過閱讀《辭鈔》了解葛氏的閨中日常、婚姻、旅遊、交遊等生命故事，增進對清代中期女性創作情境、體裁的認識。在她短暫的婚姻生活中，和丈夫創作互動頻繁，還透過其交遊網絡，與非親屬的男性文人進行尺牘唱和。加上她和往來於梁溪才女建立的文學交誼，形成不同於明末清初女性家居式結社或清代中葉大型文藝社群的「小眾創作社群」。

《小影》收錄了文士／閨彥閱讀葛氏《辭鈔》後爲其題詠的哀辭，因此出現以雜集葛氏舊句而成的「集句」詩，也有針對她的生平、傳作特殊處而發的歌詠，其中「謫仙」約半數兩性讀者關注。此類哀辭彰顯清初以降謫仙敘事對才女文化長遠的推動力，並反映清中葉愈加世俗的世界觀。其中，男／女讀者分別由憐才／自我超越觀點詮釋葛氏的謫仙創作、傳說，進一步突顯兩性讀者間的性別差異。

讀眾們對葛氏的謫仙想像，反過來影響秦鏊對《辭鈔》的修訂，比對甲、乙本《辭鈔》徵啓，可見秦鏊對上述看法

145 〔清〕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金陵龔氏六卷本），卷 3，頁 11b。其後清帝國內、外戰亂紛起，有更多自認為謫仙或有強烈宗教追求的女性作者。詳武思庭，〈女性的亂離書寫——以清代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役為考察範圍〉（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

從否定到接受的轉變，既逐步緩解他的悲傷情緒，也展現讀者對書籍的形塑力。此外，才女們參與傳統以男性爲主的「贈言」活動，爲葛氏寫下哀辭及沈善寶將其作品選入文學批評著作《名媛詩話》諸舉，都體現清中葉女性在寫作範疇、文類的擴展態勢。

考察《小影》、《辭鈔》副文本的異同，能推進學界對女性文學作品如何／爲何出版的認知，也能由此分析葛氏的文學形象，提示其後隱而不顯的性別權力議題。《小影》所錄女性哀辭，透露此時女性讀者意識及跨越身分、階級難能可貴的女性情誼（female friendship）。

附表 1 《澹香小景（影）》題詠人物表[146]

序號	作者	生卒	字號	里籍	備註
1	秦彥釗	不詳		無錫	梁溪秦氏族人，於《小影》遞藏過程題寫。
2	陳嗣龍	1747-1807	春齋	平湖	
3	王昶	1724-1806	琴德	青浦	
4	秦寶瓚	1856-1928	岐臣	梁溪	梁溪秦氏族人，於《小影》遞藏過程題寫。
5	王素	不詳		安兮（溪）	才女
6	錢畹蘭	不詳		宜興	才女
7	王德宜	1766-1825	韞輝	華亭	才女 著《語鳳巢吟稿》四卷、《綠筠吟稿》一卷。
8	戴若芬	不詳	月邨		才女
9	鮑之蕙	1757-1810	仲姒	丹徒	才女 著《清娛閣吟稾》六卷；丈夫張鉉、妹婿徐彬也見於《小影》。
10	吳德韞	不詳	恒卿	烏程	才女
11	駱綺蘭	1756-1813	佩香	句曲	才女，隨園女弟子成員，著《聽秋軒詩集》六卷。
12	周澧蘭	不詳	素芳	長洲	才女，吳中女十子成員。
13	錢大昕	1728-1804	竹汀	嘉定	題詠二次
14	王文治	1730-1802	禹卿	丹徒	
15	魯銓	不詳	選堂	丹徒	
16	郭錡	不詳	蘭池	蘭池	善畫

146 題詠依 Oberlin College Allen Memorial Art Museum 藏稿本《澹香小景（影）》出現先後為序。

序號	作者	生卒	字號	里籍	備註
17	楊嵎谷	1753-1813	麗中	武進	
18	金蘭	1757-1795	畹芳	高郵	
19	錢維喬	1739-1806	竹初	武進	妻子呂仲嫻，著《靜涵賸稿》。
20	吳霽	不詳	倬云	錢塘	善畫
21	洪星煥	不詳	斗樞	宜黃	
22	魏攀龍	不詳	松濤	嘉興	
23	潘奕雋	1704-1830	榕臯	吳縣	
24	顧光旭	1894-1984？	晴沙	無錫	選編《梁溪詩鈔》
25	孫星衍	1853-1818	伯淵	陽湖	妻子王采薇，著《長離閣詩集》一卷。
26	沈初	1735-1799	景初	平湖	
27	董誥	1740-1818	柘林	富陽	
28	初禪居士	不詳			
29	劉召揚	1746-1803	卣于	武進	
30	吳大榘	不詳	櫟園	黃安	
31	張鉉	1756-？	舸齋	丹徒	妻子鮑之蕙也見於《小影》。
32	茹棻	1755-1821	古香	會稽	
33	張曾太	不詳	甯世	桐城	善書，葛秀英像贊書手。
34	史霓	不詳	逸菴		
35	武廷選	1749-？	蘭圃	文水	
36	石韞玉	1755-1837	琢堂	吳縣	妻子蔣氏善書
37	錢鉞	不詳	東湖		
38	王勸	不詳	蠡臺	麻城	
39	汪廷昉	不詳	研薌	休寧	
40	佛保和南	不詳	雙鉢		
41	王鳴盛	1722-1798？	鳳喈	嘉定	
42	張銘	不詳	警堂	南城	
43	李廷敬	？-1806	雲鵠	滄州	
44	唐仲冕	1753-1827	六枳	善化	
45	張鼎	不詳		桐城	妻子盧氏，著《凌雲樓詩草》。

序號	作者	生卒	字號	里籍	備註
46	雷輪	不詳	紹堂	井研	
47	吳彭	不詳			
48	張昌運	不詳	雪舫	仁和	接黎誕登任，知婁縣。
49	張襄	不詳	文菴		
50	完顏麟慶	1791-1846	見亭	長白	母親惲珠（1771-1833），選編《國朝閨秀正始集》二十卷。
51	郭堃	1763-1806	厚庵	丹徒	
52	莊錫禮	不詳		嘉興	
53	趙生	不詳	荃提居士		
54	黎誕登	不詳	于岸	順德	曾知婁縣，由張運昌接任。
55	茅元銘	不詳	耕亭	丹徒	
56	錢沃臣	不詳	心溪	象山	
57	支百世	不詳		桐城	更名錕五
58	顧玉霖	不詳	容堂	鎮洋	
59	徐彬	1759-？	喬生	丹徒	妻子鮑之芬（1761-1808），著《三秀齋詩鈔》。 妻姊鮑之蕙、姊夫張鉉也見於《小影》。
60	李榮	不詳	散木	錢塘	善書
61	張增	不詳	梯雲	錢塘	
62	秦大光	1754-1821	麗中	無錫	梁溪秦氏族人

附表 2 葛秀英作品傳編播概況表

序號	書刊名	編刊者	類型	選刊情形
1	《擷芳集》	汪啟淑（1728-1799）	選集	選錄葛氏〈盆梅〉、〈春夜有懷〉，卷六十七，頁 20b。
2	《梁溪詩鈔》	顧光旭（1731-1797）	選集	自葛氏 146 首詩、詞中，選錄 145 首作品，僅〈弔劉碧鬟〉二首擇存一。
3	《國朝閨秀正始集》	惲珠（1771-1833）	選集	選葛氏〈春夜〉，卷十三，頁 10b。
4	《國朝閨秀柳絮集》	黃秩模（1808-1868）	選集	選葛氏〈讀曲歌〉、〈春夜〉，卷四十七，頁 2232-2233。
5	《國朝金陵詩徵》	朱緒曾（1805-？）	選集	選葛氏〈春夜〉、〈中秋前一日紀夢〉、〈戲作十索詩呈夫子〉，卷四十七，頁 11b-13a。
6	《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	徐乃昌（1869-1946）	選集	於 25 首詞中，選錄 17 首，題為「澹香樓詞」。
7	《隨園詩補遺》	袁枚（1716-1797）	詩（詞）話	選葛氏詩〈春夜〉、摘選〈弔劉碧鬟〉，詞〈詠楊花〉，卷五，頁 16b-17a。
8	《梧門詩話》	法式善（1752-1813）	詩（詞）話	選葛氏〈題傳紀雜詩〉、〈春夜〉，卷十五，頁 14a。
9	《名媛詩話》	沈善寶（1808-1862）	詩（詞）話	選葛氏〈弔劉碧鬟〉、〈春夜〉、〈減字木蘭花楊花〉，卷十二，頁 14a-14b。
10	《小黛軒論詩詩》	陳芸（1885-1911）	詩（詞）話	卷下，頁 9a-9b。
11	《閨秀詞話》	雷瑨	詩（詞）	選葛氏〈憶王孫呈夫

序號	書刊名	編刊者	類型	選刊情形
		（1871-1941）、雷瑊（1875-1949）	話	子〉、〈虞美人〉、〈巫山一段云〉、〈卜算子〉、〈生查子〉、〈浪淘沙送張湘蘭至湖南〉、〈醉花陰〉，卷一，頁 7b-8b、15b。
12	《女子世界》	陳蝶仙（1879-1940）	報刊雜誌	選錄葛氏〈月夜觀梅適雙妹至〉、〈種蘭〉、〈綠牡丹限紅字〉、〈咏紙鳶〉、〈春日遊靈巖山〉、〈訪吳夢梨墓不見弔以二絕〉，第 6 期（1915 年 7 月 6 日）。
13	《國學雜志》	國學昌明社	報刊雜誌	「閨秀擷珠集」中，選錄葛氏〈春夜〉其二（改題〈對月〉），第 5 期（1915 年，頁 12）。
14	《民國日報（湖南版）》	上海民國日報館	報刊雜誌	選錄葛氏〈浣溪沙〉，第 8 版（1936 年 7 月 30 日）。
15	臺灣《風月報》	風月俱樂部	報刊雜誌	選錄葛氏詩 10 首，第 23 版（1930 年 8 月 15 日）。

徵引書目

一、史料

〔劉宋〕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收入陸國強等編，《道藏》，冊 9。上海：上海書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

〔唐〕李商隱，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443。北京：中華書局，2013。

〔明〕阮大鋮，《懷遠堂批點燕子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末清初二卷本。

〔明〕周有科、〔明〕周有爲輯，《志姜堂贈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年間一卷本。

〔明〕徐復祚，《校正原本紅梨記》，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刊四卷本。

〔明〕勞堪輯，《勞母榮哀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年間一卷本。

〔明〕鍾惺輯，《名媛詩歸》，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末三十六卷本。

〔清〕尤侗，《西堂雜俎．二集》，卷 6，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4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清〕王昶，《春融堂集》，卷 7，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4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二年（1807）塾南書舍刻本。

〔清〕王鳴盛，《西莊始存稿》，卷 3，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4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清〕王德宜，《語鳳巢吟稿》，卷 2，收入《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19。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影印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刻本。

〔清〕甘立媃，《詠雪樓稿》，卷 4，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三年（1843）徐心田半偈齋五卷本。

〔清〕朱緒曾，《國朝金陵詩徵》，卷 47，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三（1887）年五十四卷本。

〔清〕余國柱輯，《誥贈夫人節烈贈言錄》，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清康熙十九年（1680）擁翠亭四卷本。

〔清〕宋如林修，〔清〕石韞玉纂，《（道光》蘇州府志》，卷 40，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四年（1824）一百五十卷本。

〔清〕完顏麟慶編，《蓉湖草堂贈言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六年（1836）十二卷本。

〔清〕汪輝祖編，《雙節堂贈言集錄》，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乾隆五十九年（1794）雙節堂二十八卷本。

〔清〕沈善寶，《名媛詩話》，卷 12，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1879）鴻雪樓十五卷本。

〔清〕沈復等著，涂元濟注釋，《閨中憶語五種》。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

〔清〕阮元輯，《兩浙輶軒錄》，卷 40，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6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山東省圖書館

藏清嘉慶仁和朱氏碧溪艸堂錢塘陳氏種榆千僊館四十卷本。
〔清〕林以寧，《墨莊詩鈔》，卷 1，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卷本。
〔清〕法式善，《梧門詩話》，卷 15，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20。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著者手定底稿十六卷本。
〔清〕施閏章，《學餘堂集》，卷 17，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1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八十卷本。
〔清〕洪振玉、洪振珂、洪振瑛同編輯，《因樹樓贈言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六卷本。
〔清〕徐乃昌輯，《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南陵徐氏一百卷本。
〔清〕秦彬輯，《錫山秦氏詩鈔》，冊 1 。天津圖書館藏光緒十六年（1890）修補重刻本。
〔清〕秦毓鈞輯，《錫山秦氏文鈔》，卷 12，收入《清代家集叢刊》，冊 54。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影印民國十九年（1930）詠烈堂鉛印十二卷本。
〔清〕秦鏊輯，《澹香小景（影）》，Allen Memorial Art Museum at Oberlin College 藏稿本。
〔清〕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 5、8，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年間（1796-1820）隨園十卷本。
〔清〕曹貞秀，《寫韻軒小藁》，卷 1，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嘉慶二十年（1815）增刊本。
〔清〕陳文述，《頤道堂詩選》，卷 17，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50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中國科學院圖

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刻道光增修本。
〔清〕陳芸，《小黛軒論詩詩》，卷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民國三年（1914）二卷本。
〔清〕黃燮清輯，《國朝詞綜續編》，卷 3，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二年（1873）二十四卷本。
〔清〕彭元瑞，《恩餘堂輯稿》，卷 1，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4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清道光七年（1827）四卷本。
〔清〕彭定求等編，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增訂本）》，卷 423。北京：中華書局，1999。
〔清〕惲珠輯，《國朝閨秀正始集》，卷 13、14、16，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道光十一年（1831）紅香館二十卷本。
〔清〕程葆輯，《雅安書屋贈言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一卷本。
〔清〕馮金伯，《墨香居畫識》，卷 7，密希根大學圖書館藏道光年間（1821-1851）十卷本。
〔清〕黃秩模編輯，付瓊校補，《國朝閨秀柳絮集校補》，卷 47。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清〕葛秀英，《澹香樓詩草》，收入肖亞男主編，《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影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新草堂三卷本。
〔清〕葛秀英，《澹香樓詞草》，收入肖亞男主編，《清代閨秀集叢刊》，冊 22。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影印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新草堂三卷本。

〔清〕葛秀英，《澹香樓辭鈔》，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梁溪秦鎣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
〔清〕葛秀英，《澹香樓辭鈔》，天津圖書館藏梁溪秦鎣清乾隆五十七年春新草堂刻本。
〔清〕詹應甲，《賜綺堂集》，卷 24，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4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山東省圖書館藏道光止園二十八卷本。
〔清〕雷瑨、〔清〕雷瑊輯，《閨秀詞話》，卷 1，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民國五年（1916）掃葉山房石印四卷本。
〔清〕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錄》，卷 1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68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清光緒刻本。
〔清〕蔣寶齡，《墨林今話》，卷 8，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藏掃葉山房民國十四年（1925）石印十八卷本。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 26，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6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清嘉慶十一年（1806）五十卷本。
〔清〕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 3，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金陵龔氏六卷本。。
〔清〕顧光旭輯，《梁溪詩鈔》，卷 43、45，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乾隆六十年（1795）五十八卷本。
〔清〕顧若璞，《臥月軒稿》，卷 1，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光緒嘉惠堂丁氏三卷本。

二、報刊

《民國日報（湖南版）》（湖南），1936。
《國學雜志》（上海），1915。

《風月報》（臺北），1940。

三、專書

（一）中文

大木康，《冒襄與《影梅庵憶語》》。臺北：里仁書局，2013。

方秀潔（Grace Fong）著，周睿、陳昉昊譯，《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份、能動主體和文學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

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毛文芳，《卷中小立亦百年：明清女性畫像文本探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3。

吉川忠夫等編，朱越利譯，《眞誥校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注，《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

李叔還編纂，《道教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李栩鈺，《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97。

李豐楙，《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周啓榮（Kai-wing Chow）著，張志強等譯，夏維中等校，《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 世紀》。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

胡孚琛主編，《中華道教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著，謝柏暉譯注，秦曼儀審訂，《書籍的秩序：歐洲的讀者、作者與圖書館（14-18 世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出版，2005。
高彥頤（Dorothy Ko）著，周睿、陳昉昊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孫康宜，《文學的聲音》。臺北：三民書局，2001。
秦志豪主編，《錫山秦氏寄暢園文獻資料長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陳玉蘭，《清代嘉道時期江南寒士詩群與閨閣詩侶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陸林，《知非集：元明清文學與文獻論稿》。合肥：黃山書社，2006。
曼素恩（Susan Mann）等著，游鑑明、胡纓（Hu Ying）、季家珍（Joan Judge）主編，《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臺北：五南圖書，2011。
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
熱奈特（Gérard Genette）著，史忠義譯，《熱奈特論文集》。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鄭幸，《清代刻工與版刻字體》。北京：中華書局，2002。
龍野，《王昶與乾嘉文壇研究：選家眼中的文學圖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戴燕，《遠遊越山川：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研究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0。

魏愛蓮（Ellen Widmer）著，馬勤勤譯，《美人與書：19 世紀中國的女性與小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魏愛蓮（Ellen Widmer）著，趙穎之譯，《晚明以降才女的書寫、閱讀與旅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

（二）日文

宮川尚志，《中國宗教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83。

（三）西文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Fong, Grace. *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Jia, Jinhua. *Gender, Power, and Talent: the Journey of Daoist Priestesses in Tang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Ko, Dorothy.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Lu, Weijing. *Arranged Companions: Marriage and Intimacy in Qing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McNay, Lois. *Gender and Agency: Reconfiguring the Subject in Feminist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0.

四、論文

（一）中文

方秀潔，〈副／文本與清代女性別集中之生活史建構〉，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明清文學研究新動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 年 12 月 9 日。

孟慶會、趙杏根，〈劉碧鬟題材詩文本事發微〉，《文苑漫步》，期 6，2021 年 12 月，頁 73-76。

林小涵，〈吳中女詩人的詩情與詩學──清溪吟社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

武思庭，〈女性的亂離書寫──以清代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役為考察範圍〉，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

祁立峰，〈文論、樂府詩與賦得體──六朝「文章辭賦化」的三個側面〉，《政大中文學報》，期 33，2020 年 6 月，頁 49-75。

侯迺慧，〈清代廢園書寫的園林反省與歷史意義〉，收入劉苑如主編，《生活園林：中國園林書寫與日常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頁 247-300。

施錡，〈「鏡影圖」的道教源頭與文人趣味滲透：從趙孟頫〈自寫像〉說起〉，《民族藝術》，期 6，2015 年 12 月，頁 148-157。

唐海濤，〈鮑照詩中之蟬聯句〉，《中外文學》，期 9，1985 年 2 月，頁 134-142。

陸林，〈《午夢堂集》中「泐大師」其人──金聖歎與晚明吳江葉氏交遊考〉，《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期 4，2004 年 8 月，頁 22-25。

賀晏然，〈曇陽子三教形象的敘寫與演變〉，收入釋果鏡、廖肇亨主編，《無盡燈：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臺北：法鼓文化，2018，頁 297-322。

楊玉成，〈廢墟：清代的風景、古迹與歷史記憶〉，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22 年 10 月 31 日。

董馥榮，〈徐祖正駱駝書屋所藏「閨閫叢珍」〉，《文獻季刊》，期 2，2007 年 4 月，頁 127-133。

趙厚均，〈乾嘉閨秀的才名意識與文化轉型：以駱綺蘭爲中心〉，《中正漢學研究》，期 32，2018 年 12 月，頁 143-160。

蔡星燦，〈試論《詩經》中離別詩的範式作用〉，《宜春學院學報》，期 2，2010 年 2 月，頁 126-128、138。

鍾慧玲，〈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東海中文學報》，期 13，2001 年 7 月，頁 151-182。

（二）西文

Ho, Clara Wing-chung. “Collections of Birthday Greetings and Bereavement Messages Published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In Shirley Chan, Barbara Hendrischke, and Sue Wiles eds., *Willow Catkins: Festschrift for Dr. Lily Xiao Hong Lee on the Occasion of Her 75th Birthday*. Sydney: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2014, pp. 77-98.

Li, Wai-yee. “Romantic Recollections of Women as Sources of Women’s History.” In Clara Wing-Chung Ho ed., *Overt and Covert Treasure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Women’s Histo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37-367.

Robertson, Maureen. “Changing the Subject: 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 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71-220.

Ropp, Paul S. “Love, Literacy, and Laments: Themes of Women Wri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omen’s History Review* 2:1, December 1993, pp. 107-141.

Rowe, William T.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in Qing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32, December 2011, pp. 74-88.

Scott, Joan W. “Experience.” In Judith Butler and Joan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22-40.

Widmer, Ellen. “Honglou meng ying and Three “Women’s Novels” of Late Qing”，收入羅久蓉、呂妙芬主編，《無聲之聲：近代中國婦女與文化（1600-1950）III》。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301-326。

Widmer, Ellen. “Honglou meng Sequels and Their Female Read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Martin W. Huang ed., *Snakes’ Legs: Sequels, Continuations, Rewritings, and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p. 116-142.

Widmer, Ellen. “Women as Biographers in Mid-Qing Jiangnan.” In Joan Judge and Hu Ying eds., *Beyond Exemplar Tales: Women’s B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California: Global, Area,

and International Arch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246-261, 339-342.

五、網路資源

Allen Memorial Art Museum, Oberlin College，https://is.gd/qTXUuO（2025 年 5 月 18 日檢索）。

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 Universität Heidelberg，https://is.gd/90odAg（2025 年 5 月 18 日檢索）。

The Online Digital Archive of Ming-Qing Women's Writings（明清婦女著作數字檔案與數據庫計劃），McGill University，https://is.gd/5pRYnL（2025 年 12 月 29 日檢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數位資料庫」之「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https://is.gd/bXllzc（2025 年 5 月 18 日檢索）。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之「中華古籍資源庫」，https://is.gd/t7OXdx（2025 年 5 月 18 日檢索）。

保利香港拍賣 2013 年秋拍「中國藝術重要專場」拍品 46，https://is.gd/9u9COh （2026 年 1 月 5 日檢索）。

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演講，許明德記錄，〈乾嘉變革的再思考〉，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https://is.gd/Ww9cUp（2024 年 7 月 31 日檢索）。

Immortality Through Composing：The Creation, Circulation and Reading of Ge Xiuying's（葛秀英，1773-1791）Writing

Lin Hsiao-Han*

Abstract

Ge Xiuying 葛秀英（1773-1791）was married as a concubine to scholar Qin Ao 秦鰲（?-?） from Liangxi, at the age of sixteen. Three years later, she passed away from complications of childbirth. To commemorate his deceased concubine and to cultivate his own literary reputation, Qin republished Ge's posthumous collection, "Dan Xiang Lou Ci Chao"（澹香樓辭鈔）, at least twice and publicly solicited eulogies for her. This literary memorial event spanned at least six years, from 1792 to 1798, and received responses from sixty-four literati and talented women, with the manuscripts from sixty of these individuals being mounted into "Dan Xiang Xiaojing"（澹香小影）.

By comparing the paratexts of the two works, this analysis adv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and why women's literary works were published, and reveals the gender power dynamics behind Ge's literary image. The female eulogies included in "Dan Xiang Xiaojing", for

*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example, reveal the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readers at the time, as well as the female friendships that transcended social status and class.

For "Dan Xiang Lou Ci Chao", a reading provides insight into Ge's literary marriage, her social circles, and her life story, thereby enhanc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reative environment and literary genres available to women in the mid-Qing dynasty. The publication of "Dan Xiang Lou Ci Chao" promoted her literary visibility, and her ci 詞 works could still be read in the Human edition of *The Republican Daily News* 民國日報 as late as 1936. The authors and compilers of the eulogies unanimously focused on Ge's legend as a "banished immortal" 謫仙 and her related works, reflecting how the worship of goddesses and immortals influenced the cult of talented women, as well as the shift in the mid-Qing worldview.

Keywords: Ge Xiuying, talented women culture, printing culture,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transformation, banished immortal